

勅曰人臣出宰遐邦入司雄職固國之勞人也不有賢婦以相其內欲壹心營職不已難乎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動爲柔範言著禮經攻苦力相夫下帷御窮不變于撫任夜行多畏用知交儆之心辰告有章數厘如何之問茲仍封爲孺人服茲翟第之章益茂管彤之德

父馳周贈文林郎四川重慶府江津縣知縣加贈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仍前階

勅曰人之餘休如木之垂陰爲吾志義之臣蔚起休問亦其先之德陰有以詒之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少有大志長實素心誦德誦聲自喜爲節俠之行依忠依孝安得此長者之言種德不見其逢年市義乃徵于易世宜而哲胤作我寶臣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有子克家聿著堂皇之美厥考作室尚思塗墍之勤

母李氏仍前贈

勅曰食而能教式穀所以成名養不逮親柝捲由之永慕贈孺人李氏乃具官某之母淵懿可度柔嘉有章事夫薦疾之餘訓子童蒙之日蘭

儀奄沒蕙問彌新簪筆生風尚想指陳于畫荻
憂心如醉徒懷手澤於丸熊茲仍贈爲孺人哀
此風木之悲用霈蓼蕭之澤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陳必謙授文

林郎

勅曰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其在留臺耳目
之寄稍遠而彈肅之任彌專自非風力肅明夙
爲民譽何以中吾茲選乎具官陳必謙行修而
志堅器弘而識定廉辨勵節有毀家紓國之思
勞勩服官以勤恤民隱爲事踐更劇縣擢真留

臺誠結于中義形于色人中屈軼京國爲之聳
觀柱後惠文奸回于焉屏跡不俟陽城七年之
久已占魏徵百奏之陳古稱真諫臣吾有望焉
乃以覃恩授具階於予我高帝寢園原廟咸
在舊都豐水鎬京厥有遺烈爾思忠孝儼若
顧瞻之紀之綱訪求故實斯所以稱職者大而
裨余者弘矣爾往欽哉

妻錢氏仍前封

勅曰爲吾臺憲之臣正色斂容而風裁茂著非
獨其東修自好也家人婦子之間亦必能相貳

以有成矣朕深嘆之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孝
敬有齊儉勤無斃鳴環司饋匡卒業于三餘服
縞從官贊素風于五絨用能使凜然風裁恒警
戒于畏行矯矯霜稜不摧殘于交謫睠此乘驄
之節居然弋鴈之規茲仍封爲孺人再承珈副
之榮益懋珩璜之範

父希堯先贈文林郎河南衛輝府輝
縣知縣加贈南京江西道御史仍前
階

初曰士之精神才術不獲試于身則必有以顯
聞于後土之膏也必發川之壅也必決挹彼注
茲天道使然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器資
魁壘性行深淳孝友于家退而修長者之行節
俠自喜進不干鄉曲之名聚散千金生產不介
乎目睫俛仰一室世務恒列乎鬚眉宜爾後人
繼其大志高吾門令容駟馬已叶再世之占度
其旁可置萬家庶慰九京之願是用贈具階官
於戲可垂可繼是誠在于人謀爾熾爾昌尚亦
觀乎天咫

母張氏仍前封

勅曰傳不云乎培塿無松柏朕之諫臣有居正
秉義風彩著聞者所謂非積習名教不至此者
也娠賢育德母師之功其可誣哉封太孺人某
氏乃具官某之母德備考慈性成淑慎練裙椎
布借隱德于逸人苦膽寒灰佐義方而教子是
成廉吏作我臺臣素節高寒有華丹不御之志
束修刻勵有機絲警戒之風儀範滋章徽華茂
著茲仍封爲太孺人黃髮鯢齒知福履之永綏
文駟雕軒洵往來之有煒

河南衛輝府輝縣知縣陳必謙前母

錢氏贈孺人

勅曰朕發號霈恩爲吾臣子輟蘭陵之思釋栝
捲之痛者可謂至矣其有生不獲事沒不獲封
情有所窮禮無可考而亦得以與被焉者於乎
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
出於忠孝之門躬有共儉之德殫十指以起家
瘁一身而作苦經營草昧奄忽盛年墓木已拱
陳根不哭豈意四十餘年之久責爾幽窆者乃
在所不知之人乎又豈意夫情無節而禮有制
考課不能得而覃恩得之乎於乎崇報有初蓋

取先河之義發祥有自必問濫觴之源因母以
念母嗟長樂之鼓鐘同悲靜夜因親以及親使
海隅之枯木咸被春風茲特贈爲孺人魂兮享
之可以爲慰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萬言揚授文

林郎

勅曰朕讀前史至皇祐宣諭御史必用忠厚純
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未嘗不三復斯言也聞
者遴選臺諫錯置南北妙簡循良皆用此意具
官某才華拔傑器識沉深拔穎賢書分符測水
乃膺師薦擢實留臺林猷滋深節槩日老昌言
抗疏期于木直而從繩奮志觸邪俄已陰消而
見睨南國仰巡行之跡舊京傳且止之謠乃以
覃恩授具階於戲以中朝選建之憲臣居留臺
風紀之要地肅雝摺笏可以對越 高廟之神
靈慷慨乘驄可以坐制長江之要害朕固將居
近而御遠爾勿謂重北而輕南佇爾飛章啓余
逖聽爾往欽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七

外制七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譚性教

授承德郎

勅曰留都諸子部有官要而務閒者其吏部司
封郎之謂乎要故人不亂於品流閒故議不殺
於藩棘非風猷特達不在茲選具官某早登俊
造兩最循良棠陰遍陳汝之間尸祝在黃韓之
後屢聞師薦簡畀留銓練達甄材清通擅譽飲
冰之操已著於當時如水之心可徵於受事乃

以覃恩授其階朕閱南司封掌故歲移文省直督促捕蝗以問民爲弊吏獨與諸曹異爾在相城蝗不爲害所司會上其狀今何以修舉其職乎無徒謂留務多閒也朕又以此弊汝

南京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士高

授承德郎

勅曰頃者饋餉滋煩度支告匱司計之臣日夜左支右吾而留都王業根本也以歲計之不登儲蓄之不豫朕蓋憫然念之具官某入承軒對出佐邦刑桁楊盡服其平反棠蔭克加於齊楚乃留曹司計之日正軍儲告急之時蒿日以刻心而計嚴勾稽而宿弊必清精黍龠而瑣科不計二載于斯廉能茂著乃以覃恩授其階爾嘗視庾浦口矣新墉屹然襟帶江左其中儲侍足支幾年乎非強兵無以備豫非廣蓄無以養兵此根本綢繆之至計知爾之有槩於中矣尚深籌利便佐我邦計欽哉

妻孫氏加封安人

勅曰女之司閫猶官之司庾也秬黍龠合之間有節度存焉謹而司之服官之道可以喻於家

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蚤嫻女箴長共婦則夜
從辟績燎火省費於三時朝庀米鹽菽水辛勤
於十指爾夫司刑佐計斤斤尺幅爾有助焉茲
加封爲安人無忘丙夜之勞以對清朝之祐

父嘉輔先贈文林郎湖廣岳州府推
官加贈承德郎南京戶部江西清吏
司主事

勅曰孝弟力田之士多食報於後人蓋其風氣
篤固厚取德而薄取名固天之所私也贈具官
某乃具官某之父天之君子鄉之善人掩齒孟
春時發梧丘之夢爲食儉歲不嗟蒙袂之人月
旦襲美於鄉評閭閻貽休於後嗣是用贈具階
官尚知積善之有餘不以近名而多獲

母孔氏加封安人

勅曰古稱賢母聽齋閤問七箴以成其子閭里
孤生安所取此無亦慈庭之教有深於辟呬者
乎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裙布被躬機絲
作教淑善夙嫻於內訓樸心獨喻於後人麟趾
之仁晷藹柔嘉之則羔羊爲節依稀靜好之風
茲加贈爲安人爾所謂以身教者乎爾子砥節

首公曰以身報爾矣

南京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馬士英

授承德郎

勅曰度支之官南北竝置以陪京之重舉天下歲輸有嘗額而戶曹諸子部分而理之非公忠廉直深於國計者不在茲選具官某蔚爲民譽奮起賢科端居懷康濟之憂射策見縱橫之略乃登留署屬在地官飲水自矢握算濟時有幹理之才而控括不及於瑣科有經遠之略而勾稽必謹於出納試用以來於儲侍良有補焉茲

覃恩授具階於戲南自京江北至畿輔歲輦輸飛輓以實舊都而爾所司筦雄郡四焉撫職方之遠念貢賦之艱其亦有閔然動心者乎古稱貯積天下之命龠合升斗其可以屑越視之乎爾能於其官治一司而度支之計畢舉母謂錢穀吏纖嗇也朕將顯陟汝

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王建侯

授承德郎

勅曰乃者度支告訕國用不充朕有憂之以謂廣求持籌握算之臣不若風勵砥節首公之士

節省出內繁計耗登而國計得以疏剔焉此朕之志也具官某爰自英妙射策甲科粹然特達之姿銳如新脫於穎服官民部試政權關以約已裕民之心行通商惠工之政節縮至秋毫而止不以病民誰何無夏日之威有如過客稅額首上烝徒謳吟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司關之官非徒算舟舩嚴簡覆而已維揚介在江淮商旅駢闐奸利雜出寬以惠之廉以威之於均輸稅賦之中寓譏察非嘗之意此司關者之所有事而持籌握算之臣未必知也朕不徒以錢穀吏

百爾爾其念哉

父允中原任甘肅總兵都督同知進階光祿大夫

制曰昔云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又云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今吾虎臣乃生國士握文經武萃於一門誕告治朝用頒新命原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稟三晉之閒氣作萬里之長城風雲暗曉曾藏三略之書營壘宿成手布八方之陣一飯必同賤卒能均養士之羊片言每聽輿人嘗倚識塗之馬起家天水仗鉞酒泉分闡外者近

三十年積首功者餘二千級授杜預之經傳粲若兵符惇郤縠之詩書蔚爲義府震一索爲長子師三錫於丈人乃以覃恩進階爲光祿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套虜卑飛侈酋狂逞惟疆圉之多故塵鞶鼓之興思彎弓射鴈匈奴久憚夫李廣被甲上馬中原尚憶乎廉頗爾無引誰可之嫌余將嗣卽圖之頌

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郭澆授

承德郎

勅曰留曹諸子部多坐嘯畫諾爲事而民部掌司倉庾會計細碎君子蓋盡心焉以國計之重而東南根本之所關不可以忽也具官某夙承家學蔚起賢科掌英蕩之節而登車有光竭咨諏之忠而皇華重拜隨牒平進擢任戶曹參計耗登贊舉籌策握算不遺手勾股覈稽每剔夫耗蠹受事未久聿有成勞茲以覃恩授具階留都水陸輻輳歲輸有嘗然歲比不登江防多警豐鎬興王之地孽牙其閒夫留都天下之本而積貯天下之命也爾毋卑錢穀之吏毋諱富彊之名悉意救時朕且以觀爾所學焉爾其懋哉

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
事曾舜漁授承德郎

勅曰朕觀豐水有芑著於周詩凡致奕世之太平必賴先朝之遺彥不惟簡在具瞻之位抑當求諸郎吏之中具官某才擅清華器本特達策雋科於異等騰夷路以升華在蓬池道山之閒編摩有日當荷橐籥筆之任裨益弘多見斥一鳴回翔三仕睠惟舊德在我留曹不鄙其官劇心錢穀之務靖共爾位安身錯厲之餘仰屋而嗟笑書空於終日如墻而進悼營競之成風閱

歷有聞體望滋茂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惟皇祖作人_之久當朕躬求舊之時借留務以優賢固已盤桓而久次簡郎潛之宿望自當連茹以偕升服我訓辭益敦素履欽哉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袁中道
授承德郎

勅曰南都諸子部皆優游奉職而儀曹尤爲清峻以士之有道而文者回翔其閒斯亦國家之羽儀也與具官某少負修能長爲民譽江漢之閒炳然有聲及其飛華夷路栖遲寒氈投閒置

散頡頏歲年可謂有道矣儀曹之簡聿在舊京
以爾諳於故實可以居禮樂之司淡然無求足
以當清廟之器譬如眉目之在面而人無不識
又如珠玉之在握而動必有聲用爲羽儀誠無
愧焉乃以覃恩授其階朕方欲覽 兩朝之舊
章考二京之故事爾有楚史之才爲小儀之選
勉事筆札以待訪求母姑以登高能賦爲事則
余汝嘉

妻羅氏封安人

勅曰婦人之德不出於閭如玉在璞不可得見
惟躬有令德作配君子而後以其夫有聞焉具
官某妻某氏出自冠族備有儀法事賓祭則酒
食祇飭御妾媵則寢門肅然可謂有婦道矣德
不外見以夫而顯人曰君子之妻宜有女宗之
號顧不休歟茲特封爲安人爾故以夫有聞也
尚益敬順夫子以永終譽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主
事鍾惺授承德郎

勅曰朕南望鍾山 高帝衣冠在焉歲時掌故
祠部郎實有司存它壇廟弗論也南祠曹所領

仰承宗廟豈不重哉具官某文心蔚秀志節茂明肅然禮容清廟之器蓋嘗首遴使職擢以清華而卒自請留曹避夫熏灼遭逢改革諳曉舊章遂使舊都原廟之儀儼如更衣顧成之近朝夕有恪本其氣志之清嚴典要周詳乃以回翔之淹久茲以覃恩授具階日者祧祭紛紜廟諱錯互議者頻煩聚訟而祠部職守闕然何以稱吾清選乎爾領祠曹官南部以典祠之官居職司之外博觀掌故必有建明是亦高皇帝所昭格也爾無以出位爲戒余則汝嘉

妻黃氏封安人

勅曰陰幽坤柔婦德之恒也樛木之詩咏婦順之逮下而曰福履將之天且將之而况於人乎具官某妻某氏媿德芳華齋躬布素有旨畜御窮之心有琴瑟靜好之思可謂有順道矣朕觀於二南美螽斯不妬之德蓋深有望於爾茲特封爲安人夫士與女一也士不伎求女不嫉妬皆順逮之道而天之所將也爾夫子之怡然久矣爾必勉之朕將以風百爾君子

父一理先贈修職郎行人司行人加

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

勅曰夫人撫非所生之子若螺贏之祝肖我也若夫孝友之極精氣專壹又豈待祝而肖乎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藹藹吉人斤斤壹行用勞養志無間孝慈并食更衣恣其友愛蕭然五畝之宮蔚有太和之氣以弟之子爲子而逾於己子不亦宜乎是用贈具階官用昭式穀之風以爲友于之勸

母陳氏贈安人

勅曰家道隆必始於婦人易象睽也繫於家人之後朕讀而三歎焉某氏乃具官某之母齊其躬心動有儀度肅共之德著於尊章柔嘉之則行於妯娌家庭有共被之歡子姓無析居之事至於鬻子之閔篤摯裏毛而式穀之勤躬親辟呬身食其報又何疑矣茲特贈爲安人於戲睽者家道之窮也順者地道之終也觀於家可以覩國朕之章爾也豈獨以爲女憲乎

本生父一貫原任常州府武進縣儒

學訓導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清

吏司主事

勅曰今明經之士蹈道深遠者有矣有之而不
以上聞有司之過也朕乃以其子知之具官某
乃具中 之本生父強學待問博喻爲師淡漠
清真白首一節讀書窮老丹鉛之跡宛然有子
起家白賁之風如故古所謂經明行修爾無愧
焉是用封具階官爾雖以爾子有聞矣然握蘭
建禮之署亦何以異於環堵之宮乎爾尚祇服
乃官爲明經士建的焉朕汝嘉哉

本生母馮氏贈安人

勅曰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人子之
重所生久矣朕蓋愴然悲之某氏乃具官某之
本生母性資惠明儀度閒肅佩敬姜先姑之戒
循大家嫂妹之規娠賢有成喜移根之滋茂風
徽尚在乃自葉以推恩茲特贈爲安人於戲朕
方愴長樂之慈顧兩宮之養爲吾臣子藜蕭之
澤未逮而風樹之歎不輟豈吾所以念母勤之
意乎吾之疇爾不薄矣尚默相爾子思所以稱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方應祥

授承德郎

勅曰朕聞天下有道人材鬱然凡在庶官郎吏之中率有大人長德之望頃者摧剝之風長而扶養之道微梓漆之遺僅有存者朕未嘗不愾焉念之具官某行茂枝葉文融菁華臯比執經奄有河汾之席東修自好居然曾史之風孝已移於事君情尤諗於將母顧此留曹之彥實吾豐芑之英羽儀有聞體望滋茂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以先朝禮樂之儒居留樞鎖鑰之地惇詩說禮可以肅環衛之軍容闇記坐譚可以制江流之要害夫在泮獻馘固儒者之能而俎豆

折衝非異人之任也爾其勉哉朕之儀爾久矣

妻鄭氏贈安人

勅曰士君子風義篤厚其於故衣棄履猶閔閔矜卹焉而况伉儷之間死生之故乎具官某妻某氏稟德含貞服勞攻苦糟糠不厭能節腹以奉姑躡踊無時遂委身而殉母命矣不淑傷如之何其在友朋始絕陳根之哭矧於夫婦能忘短檠之悲茲特贈爲安人於戲以我彝章勸茲恩義不徒息谷風之刺庶幾歌伐木之詩

繼妻王氏封安人

勅曰高明博大之士不役志於家人瓌屑必有
儉共之婦夙夜相貳以崇厥德具官某繼妻某
氏出自辨族歸於鉅儒當其鼓篋經年摳衣滿
坐宵衣臥起盡心力以奉姑宿火辛勤親割春
而飯客使爾夫心安子舍而慮絕寢門斯可以
爲難矣茲特封爲安人於乎徧謫徧摧無復北
門之歎采蘋采藻庶幾南國之風

父文炳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清
吏司主事

勅曰朕聞遷固爲繼述之書歆向有異同之論

父子之閒紹聞講德山皆有以衣被後人映絕百
世方某乃具官某之父家世一經稼獵數卷文
章不叶於時好風氣獨近於古人詒彼象賢光
於奕世發揮宿學大著殺青之書研味緒言未
殫絕韋之業虎賁如在鶴和方新是用贈具階
官於戲名山之闕惜罕遇其人閎閱之高華或
隳於後惟此世家之學是爲不朽之光予言不
誣爾澤未艾

母鄭氏封太安人

勅曰南陔之詩不作而孝友缺也朕憫然憂之

其有是而恩不下逮豈吾所以孝理天下之志
與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天與柔嘉人推貞淑凜
冽誓夫辛勤教子追辟呬之遺訓則曰先君之
思陳圖史之芳規兼以古人爲法克成賢子蔚
爲大儒循彼南陵相戒以潔白爲養來歸自鎬
飲御皆孝友之朋此亦當世之榮觀而新朝之
盛事也朕甚嘉焉茲特封爲太安人於戲小雅
之作可覲於今大國之封肇開於後爾其彊飯
服我寵光

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董繼周

授承德郎

勅曰朕聞留務多閒諸曹郎類優游養望而刑
曹尤甚雖然亦有踔厲首公之臣盤桓於久次
者乎朕蓋嘗盱衡念之具官某藏器濟時矢心
憂國當其出宰海邦禽獮黎寇誓師於譚笑之
中饋運於風濤之內暴露已良苦矣迨留曹病
起之時正東虜逋誅之日爾乃思舍嘉石而趨
戰場釋爰書而譚兵法慷慨上書輒求自試事
雖未行可謂有其志焉茲以覃恩授具階於戲
一隅不賓王師在野四郊多壘所謂卿大夫之

辱而蠻夷猾夏抑亦作士者之責也爾母以祥刑爲苛細母以卽戎爲經奇節其壯事而忠其老謀朕且有後命焉欽哉

妻王氏贈安人

勅曰爲吾志義之臣感槩立節其作之配者非有卓行何以稱嘉耦哉具官某妻贈孺人某氏儀法有傳訾笑不苟事姑盡瘁而卒以從姑於九原於姑爲死孝於夫爲媿德矣茲加贈爲安人於戲崇臺綽楔之前雖未備也其亦可以有聞矣夫

繼妻程氏加封安人

勅曰傳稱婦學於舅姑姑以不及舅姑爲不幸雖然賢明貞順之婦亦安以仕而不學哉具官某繼室封孺人某氏惠明爲資環珮中禮鴻鴈壹德則學於母氏雞鳴儆戒則學於夫子卒相其夫以有立也雖不及舅姑其不謂之不幸矣乎茲加封爲安人爾服我休命再矣其益矚戒勿怠

父應宸先贈文林郎廣東惠州府海豐縣知縣加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

勅曰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子之能仕而父教之忠也不若其躬以孝教也朕有嘉焉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少有至性長猶樸心戀祖於羈貫之年殉父於顛毛之日捐其身以盡孝而詒其子以作忠今爾有子矣是用加贈具階官爾子之報稱伊始教忠之效豈可量哉

母顧氏加贈安人

勅曰今之臣子亦有廢蓼莪之詩而抱柩捲之痛者乎是與吾同悲者也朕深念之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稟溫恭之德函淑令之儀攻苦於結縞之年矢志於截髮之後三遷之教旣成而一日之養不逮不已悲乎茲加贈爲安人於戲朕爲爾子疇爾爾子之念母勤也其亦思有以稱乎爾子慷慨上書固曰可以身許人也予旣已知之矣

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姚之光
授奉政大夫

制曰朕承先帝之不業應門法殿次第修舉瞻睇陪京高帝之豐鎬在焉今其舊宮原廟日就彫廢而朕忍獨高明爽塏以臨諸侯冬官之

屬列在留曹則有司存當識朕意具官某蜚聲
藝苑奮跡賢書出牧金城入叅留署以博通之
學兼膚敏之才漢宮之萬戶千門悉能闡記周
禮之經涂九軌咸可指陳鳩僇之務惟勤樽節
之功斯著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我 高帝卜
建舊京城闕省署盡山指授開國承家其規模
具在也覽考工之法率將作之職因時與材著
吾不忘塗墍之意是誠在爾爾勉之哉朕之業
在文王有聲之卒章矣

南京工部都水小清吏司主事潘守正

授承德郎

勅曰昔人久居郎署至勤人主爲之勞間非獨
仕宦淹久可爲歎息亦以士之服官材老而奇
望久而宿不可以新進趨風之士輩流畜之也
具官某姿本淵醇政成愷悌郡邑跋屨中外量
移迨南曹留滯之時在左宦踐更之後却騏驥
而不御世之所嗟騁修途而不前爾亦何罪往
視蘆政在彼江干巡行轄吳楚之衝節縮省東
南之力洲人渚戶樂輸芟葦之供絕塞竝邊印
給輓飛之利歲閱旣上賢勞汝嘉乃以覃恩授

具
人惟求舊余不以隨牒而滯平進之
人
有初爾無以淹恤而志鞭後之慮勉副
雅為士服此訓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牛齋初學集卷第九十八

外制八

河南按察司按察使盧維屏授通議大夫

制曰國家設按察之官謂之外臺所以廉察所部而提振綱領也及其弊也視日月以叙進而彫敝滋多急亭傳以觀政而奔趨求譽有司益用不職民生無所告愬夫法不擇官官必奉法而况于以法爲官者乎此予之憂也具官某起自循吏擢爲清郎皆有賢聲溢于官次叅藩睢

陳蒐兵獮盜三年有成乃晉憲職爾自筮仕以還皆用隨牒平進可謂不汲汲矣今茲頒布詔條澄清郡邑春生秋殺壹以案肅凋敝爲事朕甚嘉焉若爾者斯可謂之執法之官矣茲以覃恩授具階爾所部包舉河雒周先正之所保釐也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今監司項背相望靡靡之餘風自上下焉爾其益肅明風績予將祇命爾以畢公之事爾其念哉

妻潘氏加封淑人

制曰詩稱婦道曰無非無儀婦人之非與儀不

可得而見也觀于其夫則知之矣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靜好有閑柔嘉維則膏火著勤于茅屋碎績不閒于官舍爾之夫有羔羊之直勵秋鷹之威而爾之內德亦茂著焉茲加封爲淑人女德不外見以爾爲師則亦何患乎無聞也哉

祖現贈中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

制曰詩稱陶唐氏之民思深憂遠儉而用禮今其遺教猶有存者盧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孝悌力田仁心爲質當其稅衣南畝攻苦食淡斯固晉民儉陋之風至于發粟焚券慨然市義則深

思之君子或未逮焉惟此良士詒厥孫謀職思其居脩我臬事斯爾之遺教也是用贈具階官於戲爾服茲休命所以相爾孫于冥冥者豈有窮哉

祖母張氏贈淑人

制曰咏唐風者又取葛生蓋以其女子潔明專壹有思深用禮之風不獨其君子然也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裙布操作壺漿饁耕相其夫以力田勸其夫以種德於乎其斯以爲唐風之女子乎茲特贈爲淑人葛生之蒙蔓也椒聊之蕃

在盈升也詩可以觀豈獨一家之盛而已

父文科先封文林郎直隸寧國府宣城縣知縣加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

制曰爲吾執憲之臣風績茂著者必褒顯其先人非徒昭吾需恩也亦用以著教焉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介圭有邱朱絃比端訓爾子者皆古人之話言遺于後者有先民之風骨詩不云乎式穀似之爾子崇憲陳臬厥德不回可謂似矣予其可以無褒乎是用贈具階官膺此追

命沒而不朽爾之遺教不滋大與

母王氏加封淑人

制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蓋亦有母教焉古之所以宗母師也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鍾天性之深慈躬女圖之茂矩善事尊章所以教忠不先妯娌所以教讓以餐飯之加否教仁以衣裳之數澣教儉爾子之能其官也惟爾之勤茲加封爲太淑人夫古之賢母克成其子者多矣及其子之榮而身親見之者少也朕發號推恩不靳寵命亦欲使天下爲母者聞庶幾乎知善之報集于厥躬不徒圖畫管彤之足慕而已也可不念乎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李叔元授中

大夫

制曰朕追懷先正不薄外僚碩輔名卿往往輩出非獨均勞出入國有嘗經亦以才闕則堅知練則老敷歷滋久體望亦茂著焉士多競進此風日微吾見其人不志嘉嘆具官某珪璋特達琴瑟清和肅然禮容清廟之器服官郎署已有賢聲視學外臺益著風績清明懸鑑士莫遁其

秋毫澄汰引繩人爭畏乎夏日迨乎臬藩之閱
歷重以歲月之回翔參計耗登佐縣官緩急之
計延見民吏播朝廷勞來之仁布政不事乎競
綵居官寧厭其淹久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累
日月以叙進所以別沉實守正之人更事任以
觀能所以遏巧僞奔趨之士尚益敦夫素履終
有聞于本朝欽哉

妻林氏加封淑人

制曰詩不云乎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士之靜于
官也女之靜于家也相成之德比于賓友所謂

可與晤言者與具官某妻累封恭人某氏淵懿
可度柔嘉有章寒燈佐誦讀之勤宿肉供洗腆
之養迨夫子既回翔中外而爾益黽勉歲時門
屏蕭條服御相安于布素珩珮閒肅儆戒不替
于箴圖如美玉之有聲譬雅音之相和茲加封
爲淑人永綏福履祗服訓辭

祖逢陽贈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
叅政

制曰人材之生譬之喬木粵自拱把至于棟梁
國旣長養百年而家亦積累再世教本自始報

必有初李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含章挺生乎尹
旁達學問淵源乎經術文辭汎濫于百家并日
而易衣稱易祿難畜之士夙夜以強學爲經明
行修之儒命不永年竟違紆紫之願家宿其業
已著殺青之書及爾孫枝遂爲國寶無念爾祖
知其大志之所存詒厥孫謀豈獨遺經之有託
蓼蕭之澤自葉以流根報祭之心或源而或委
是用贈具階官嗚呼齋志入地誠何憾于九原
有命自天永有聞于終古

祖母莊氏贈淑人

曰國家崇獎節義鄉里婦孺咸得表厥宅里
樹之風聲其有沉晦沒身而發聞後世稽諸天
道信而有徵用是闡幽可以爲教某氏乃具官
某之祖母式是嬪則仔肩壺彝當所天之不存
奮身誓死期入地而無憾矢志立孤童稚伶仃
有託孤寄命之節尊章衰老有送往事居之忠
撫厥子以有成暨其孫而始大風霜高秀貞亮
闕結于百年日月光華大節昭回于再世如逝
者之可作信天道之不欺茲特贈爲淑人嗚呼
崇臺綽楔未遑表襮于漆書女師禮宗卒以昭

垂于彤管是可考信于天咫尚亦有助于王章
父芳先贈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副
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加贈中大夫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

制曰朕推恩臣下必追命其先人蓋不獨先河
後海禮不忘始而家學淵源名教積習亦有可
以考見者焉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德輿云
遠義府孔修起自孤生蔚爲名士睠念手澤少
不忍讀父之遺書佩服箴圖老猶能奉母之餘
教至其誨子以式穀不獨詒後以一經過里門

而下車讓先邑屋入子舍而澣濯禮始庭闈宜
爾多賢守其家訓沒祀以仁者之粟惟其似之
人稱爲通德之門厥有繇矣是用贈具階官於
乎克昌厥後既有徵于贊書無忝所生尚謹守
其樸學

母蘇氏加贈淑人

制曰朕聞善稟于親行成于內徙鄰斷織著于
前聞本立而後道生自家所以刑國累贈恭人
某氏乃具官某之母肅祗明惠柔嫺靜頤耳無
光輝佐孤生于寢門之內動有箴珮肅婦子于

閨闈之間既有嚴而有慈故能食而能教庭戶
森列所謂方王而圓珠仕宦後先蓋亦優龍而
劣虎念此珩璜之訓永言風木之悲茲贈爲淑
人於乎將慰匪莪之心宜流自葉之澤淑靈不
昧尚服享之

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徐良彥授朝
議大夫

制曰昔我神考遐不作人山陵旣成遺老多
在至於外服來朝之使亦有先時侍從之人朕
顧瞻在廷言念舊德湛恩盼布靡有遺者具官

徐良彥端直如弦績密比王以循良稱首南國
以風采表率西臺出按益州愈章令問獮蠻峒
積年之逋寇不費秋毫賑蠶叢一路之凶饑有
如夏雨折矢止殺降之禍捐金紵開採之艱及
乎藩服之回翔不惜歲時之淹久夙飲冰而受
事乃執王以來廷歎李邕之衣冠昔聞其語省
唐介于圖像今見其人考績方新覃恩載及遐
不謂矣何錫予之茲以覃恩授具階官於戲攷
國家蕃宣敷歷之制蓋出入之均勞念前朝骨
鯁磨切之臣諒初終之一節尚其惕厲服此訓

辭

妻穆氏加封恭人

制曰豫章之俗服習禮教士多壹行女有樸心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儀度閒肅性資惠明言稱先姑克相夫子家門儉質信達歷之何慙官舍蕭條喜高寒之相映宜此良士長有令名茲加封爲恭人益勵素風以昭本俗

父玘先封文林郎應天府溧水縣知縣贈朝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

制曰士有石隱用晦其身而風徽留炤于後逃名而名我隨斯之謂乎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隱不違親窮思善物讓產而手自致富賑阨而身甘食貧乃一意于挫名終委心而遯世題目不愧于高士節槩遂傳於後賢以清白爲箕裘素風不墜表芬芳于丘壟俠骨猶香是用贈具階官於戲孺子之後長有千秋之名王政所先尚念季春之聘

母丁氏加贈恭人

制曰君子來朝我有一朝之饗小人有母誰無

不匱之思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慈而能
教儉而好施刑家備雍肅之風娠賢爲清白之
吏迨報政于南國已棄養于北堂載閱三朝乃
膺再命於戲愴鼓鐘于長樂生有同悲佇表刻
于新阡死且不朽茲加贈爲恭人爾其有知尚
克鑒此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
事徐如珂授朝議大夫

制曰我神祖扶養人才詔于孫子凡茲遠方
執玉之彥亦有先朝賜環之人簪履之恩聿新

梓漆之材惟舊國有彝典朕何敢私具官徐如
珂經術純明風操廉直當秋曹服官之日正春
宮側席之時慷慨憂危牽連譴謫投荒無地甘
顛顛于滇雲牽復有年乃藩屏于嶺海蓋聖主
無畢世之怒寄雨露于摧殘而勞臣無速化之
思飽風霜于淹久體望滋茂旬宣有聞余方發
號以施恩爾乃有來而至止茲以覃恩授具階
朕今以川東一道畀汝矣治巴渝漢楚之交制
夜郎且蘭之險以爾老于馭歷熟于邊隅故擇
而使之非欲久遺爾于外也念生平歷試之艱

副一時仔肩之託無荒朕命爾往欽哉

妻史氏贈恭人

制曰夫婦之際古人比之君臣蓋其艱難愍闕之閒新故死生之際有可以相喻者乎具官某妻封安人某氏珩瑀傳家蘋蘩叶禮服組紉而攻苦操井臼以佐廉迨乎謫籍牽連夫作青衫之客家門寂寞室餘白首之姑黽勉有加慰勞無已能使田園有歲時之樂耕馥相從寢門無慮歎之聲輕軒時御幸矣賜環之有日惜哉捐珮之無年長樂初聞美君恩之如故短檠未棄

嗟婦命之不猶茲加贈爲恭人服我茂恩視茲愍罔可以爲之永嘆不徒慰其夫子而已

父思仁先贈承德郎刑部廣東清吏

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加贈朝議大夫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

事

制曰士之立節也猶竹箭之有本根也其苞植者不厚則其捷出者不堅吾有志義之臣必原本其先世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豈弟吉人博大長者孝友著于家門冠衣互易賙救及於

州黨稱責相賚行已在儒俠之間居身于通隱之際置生產于不問日飲無何引分義以自繩夜行多畏宜爾遺德施于後賢澹寧之訓有光感槩之風彌長是用贈具階官用以昭明其世德且可弘獎夫風流

母劉氏贈恭人

制曰士感槩立節未嘗不自念曰小人有母也節槩之不立而以有母爲解賢母羞之矣朕崇獎節義深嘆嘉于母之以子節聞者封太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家風肅穆內則整齊事上著夙夜之勤殉夫有終焉之節及其訓子以有聞迨于謫籍而無悶樹節本先人之教投荒亦聖主之恩能如是乎不愧介山之隱亦已足矣願齊范母之名睠言簪履于新朝益念栝捲于宿昔茲特贈爲恭人於乎是母是子不虛銀管之書爲孝爲忠允作金彝之輔

山西布政使司提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文翔鳳授朝議大夫

制曰朕惟海內士習不醇文體不正此皆典學之臣徒務潤飾而不以學術表正之故也朕甚

憂焉具官文翔鳳風操端嚴學問淵博登高能
賦有大夫之才發憤遺經有聖賢之志三爲縣
令兩簡留曹皆有賢聲溢于官次乃命爾往督
晉學夫晉唐之都也河汾之鄉也以爾有憂深
思遠之風故命爾于晉以爾有六經七制之學
故命爾以河汾爾受命往矣乃以覃恩授其階
於戲以河汾之學教陶唐之人士習之淳文體
之正胥自晉始爾之學術其昌明于天下乎爾
尚勉之母姑求賢于近世之士而足則予汝嘉

妻武氏加封恭人

詩曰讀小戎晨風之什秦之女子何其賢而有
文也今其風猶有存乎具官某妻封安人某氏
動循珩珮居服箴圖散卷帙于青編矢篇章于
彤管惟其體備二南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故
能咏歌四始之風有溫柔敦厚之教蔚矣女士
相此聞人茲加封爲恭人詩不云乎厭厭良人
秩秩德音爾夫子之德音遠矣爾豈獨爲秦風
之女子乎

父在中先封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
司主事加封朝議大夫山西布政使

司提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制曰朕橫經訪落紹衣德音蓋將擊道術之屯
蒙起百王之遺緒斯文邈矣曠世於茲誰其任
之我有遺彥先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東井
挺生西方絕學射劉蕡之策無愧登科負賈誼
之才被讒年少是以退而譚道終焉窮而著書
斷自洙泗之間閒取河汾以往窮天人之奧妙
覃思有同乎草玄極道理之弘深下帷自比于
繁露蓋天之愁遺一老獨抱遺經乃後之必有
達人有光家學彼眉山洵軾之繼述止于文章

至石渠歆向之異同未醇學術肆爾傳經之子
爲吾典學之臣是用封具階官於戲尊所聞行
所知道益崇于肯構本諸師本諸父祭奠重于
先河爾無忘憲老之言余將有臨雍之拜

母趙氏加封恭人

制曰朕聞禮先陰教易重家人凡積慶于高門
必發祥于淑媛封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頌
圖叶德珩瑀被躬孝以事其皇姑順以相其夫
子明詩習禮風範聿著于後賢執臬治絲共儉
不殊于宿昔信哉媿德宜爾娠賢茲加封爲恭

人於戲惟茲通德之門代有肅雝之範名儒肖子蔚爲道德之光婦順母師並著管彤之美

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尹嘉賓授奉

政大夫

制曰朕初撫職貢循覽地求丹銀齒革來自荆州未嘗不念楚才也爲吾典學之臣職思譽髦宜有以稱朕意具官尹嘉賓器本特達學得精華遂以文字冠于南服及其飛華中舍回翔職方隨牒平進澹然無求可謂有志矣荆以南闕視學使者朕遂以命爾爾所部非全楚也然江

漢朝宗於海而衡獨爲宗于岳扶輿鬱積人才所萃有良史之才有騷人之志而又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澄汰之以渙其文蘊括之以底其質實隄爾能乃以覃恩授具階繼自今楚之杞榦栝柏與芄芄棫樸競進治朝俾余一人賴楚材之用余汝嘉哉

妻花氏加封宜人

制曰女德不外見附其夫以有聞也鵲巢之詩以謂邦君積德累行夫人起家而居有之亶其然乎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起自儒素躋于高

華于其夫之績學知其風雨相戒之勤于其夫之素心知其丹華不御之質從夫以貴莫是爲宜茲加封爲宜人爾旣若鵲巢之起家矣尚敬順爾夫子善其所以居之者

父延綬先贈徵仕郎中書舍人加贈

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

制曰士之文章或掩夫先世而風氣必本于前人夫風氣之所存教不必于式穀和無待于在陰亦惟其似之而已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居家無子弟之過急難有長者之風居身儒俠

之閒游意市朝之外家無擔石而眉稜之意氣燁然口有雌黃而胃次之坦夷自若慨有大志施于後人旋觀沒世之餘是識遺風之自是特贈具階官於乎生而不偶每羞爲一卷之師死如有知應快覩萬家之墓尚其幽宥服此殊榮

母俞氏加贈宜人

制曰詩不云乎有母之尸饗詩人之念母勤也其生而事之也况于死而思之乎朝廷蓋爲人子卹之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相夫以順愛子知勞操井臼以起家辛勤十指傍丹鉛而

課讀儆戒三餘畫荻有聞樹護永弃茲加贈爲
宜人於戲愴鼓鐘于長樂誰無風樹之思列鼎
釜于下泉益重栝菴之慟惟孝子循陔之慕奉
以終身則慈母斷織之名垂于沒世吁其悲矣
尚克享之

貴州按察司副使繆國維授中憲大
夫

制曰頃者苗民不靖黔路梗塞禽獮之後兵氣
未銷朕未嘗不端居深念秉憲之臣萬里執玉
臨軒燕勞如見遠人朕于思命豈有愛焉具官

某才華炳蔚器縕端凝宰劇縣以宜民謝膺仕
而將母爲郎以儆工見績出守以尊弟見思乃
晉臬司往蒞貴竹符傳一下則郵遽風清羽旆
四馳而夷獠讐服刀耕火種之俗戶識威名兵
荒燹燬之餘人懷晏息朕旣三年克鬼方之伐
爾乃萬里獻荒服之琛遂以覃恩授具階夫西
南嶮遠俗雜漢楚吏尚用漢法治夷而不用漢
法自治黔所以擾也黔按臣上首功朕心用憐
但余何忍以武勝黔乎爾能爲我又黔余將顯
陟女

妻蘇氏加贈恭人

制曰士起孤生備嘗荼苦其閨門相貳之勤有百倍于人者矣國家疏榮必逮其耦不惟因夫之爵蓋亦寓勞人之報焉具官某妻贈安人某氏動應衡規躬服儒素齏鹽佐讀機絲無閒寒窗菽水奉姑洗腆有逾宿肉吁其逝矣傷如之何感宵旦于雞鳴茫然長夜思話言于龍具策彼前途睠言懃瘁之艱難益悼死生之契闊茲加贈爾爲恭人用以著鼓佩之誼不徒承禕翟之光

繼妻徐氏加贈恭人

制曰丈夫有事四方而婦人閒關從之戒徒叱馭跋涉萬里斯已難矣矧其奄忽道路比于以死勤事者乎予何靳此愍冊具官某繼妻封安人某氏出于高門休有華閭組紉謹女功之習錡莒勤婦德之修冰蘖佐廉風流于山箐溪峒之內微華永逝覓游于澧蘭沅芷之間嗟玦珮之已捐睠芬芳之如在茲加贈爲恭人靈其不昧佑我勞臣永言彤管之光祔彼黃陵之享

父天秩先贈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

司署員外事主事加贈中憲大夫貴

州按察司副使

制曰朕聞至孝之德旁達明神神錫祕祉厥有靈泉瑞物之出以表殊異如其不然則必在其後人鍾美豐物亦理之恒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生稟粹和死稱醇孝殘肌割股甘隕身于榻前創巨痛仍遂從父于地下人誰無死天不吾欺以是藐爾之孤蔚爲亢宗之胤蓋誠心感物在異族亦相其哀而和氣致祥至再世遂徵其美願然有子豈曰無年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旌壽州之門宜揚芬于億載斥鄆人之對無遺誣于偏辭

母張氏加贈恭人

制曰國家崇獎節孝倣前代烏頭雙闕之制載在國史至于夫孝妻節駢集一門巧白相望汗青交映則又昭代所希遘史官所特書也朕嘉與斯世表之旌表節婦贈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箴圖有聞冰霜爲質夫旣殉父于蚤歲爾遂自誓于盛年撫弱息于一絲嚴霜夏墜寄孤生于再世燎火晝寒迨厥子之有聞乃畢志而

長往於戲屈指生存之日皓首何慙下見死孝
之人重泉爲耦茲加贈爲恭人於乎崇臺綽楔
漆書錯互于旌門鸞誥龍章贊冊昭回于表墓
丹心不死如可作于九京黃壤猶生尚爲觀于
百世

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陶朗先授通議
大夫

制曰我祖宗仍元舊跡轉運遼海舳艫航海
至不吝徹侯之封以勸能者矧今海道久湮軍
需日急我有勞臣拮据于颶風瀚海之中朕何

敢忘具官某良玉有聲精金能割飛聲南署蒞
績東藩迨乎饋運之艱難益厯累年之勞晝蓋
海禁之疏通未久而鯨波之發作無時以鉅萬
之齎糧寄數寸之浮木晝旗宵柝身雜于篙夫
填戶之閒曉霧暮星心折于島嶼港汊之內用
能使雲帆時轉粳稻不虛兵興以來厥勞懋焉
乃以覃恩授具階頃者河東失守登萊我之門
戶與賊共之爾獨身楛柱風檣浪楫屹爲長城
何勞苦功高也朕今崑以東海寄爾爾指畫遼
海如視盤鑑豈以畫險而守爲能事乎爾往欽

哉朕且有後命

妻周氏加贈淑人

制曰人主之于勞臣也凡其偃息啓處靡不懷且念之而况于閨門相貳死生契闊之閒乎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妻圖史被躬珩璜合則本名卿之家世貴而不驕相君子于糟糠貧而無怨薜蘿已萎荆布猶新官舍蕭條尚想壺鹽之與共波濤衝冒有如風雨之相期茲加贈爲淑人非徒爲下泉之光亦以紓偕老之嘆

繼妻許氏加封淑人

制曰人臣之義不得顧其私家至于國有大恐而婦人女子能相勉其夫以從王事表婦順可以厲臣節焉朕其寵嘉之累封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妻函貞德門相夫撫任有鴈鳩一視之德效雞鳴儆戒之風至其服習劬勞稱引大義當道瑾相望之日能共餽糜及羽書交至之時願親桴鼓勉巡行于海嶼俾無內憂庀治業于寢門有如軍令豈獨無慙于閨內蓋亦有助于師中茲加封爲淑人爾尚益懋寢興終相夫子膚公之奏爾有勞焉將以傳于女史

祖九詔原任直隸廬州府無爲州巢
縣知縣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
察使

制曰君子位不配德仕不竟志則其後必有達
人挹彼注茲觀于天道若交手而相付焉原任
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文成琬琰行合圭璋
蜚譽賢科流徽宰邑薄言歸隱何知東帶之慙
可以樂饑無復扣門之拙付有餘于造物遺未
盡于後人居然五柳之風流千秋如在蔚矣三
槐之事業再世有聞是用盼日具階官永言世德
之求尚識詒謀之自

父省東先封中憲大夫山東登州府
知府加封通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
察使

制曰朕聞濫觴之水足以導積石之源膚寸之
雲足以致崇朝之雨今吾疆場言有勞臣邈其
家風厥有原本累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少
服庭訓長須異材指廉石以傳家無慙清白抱
遺經而俟後有瘁丹鉛急難而非以市名仗義
而恥于食報慨有大志施于後賢浩蕩鯨波快

破浪乘風之願縱橫虎略出揣摩簡練之餘聿
觀厥成善繼爾志是用封具階官爾其優游几
杖勸勉勳名用觀收復之膚公尚及來歸而飲
御

四川按察司僉事戴君恩授奉政大

夫

制曰朕以東西多事禍亂頻仍思得文武大略
之人以收指麾能事之效乃者蜀俘先至西壘
告平戡定有人不忘嘉歎具官某器資恢傑材
術疏通奮跡循良著聲郎署屬有西事俾往視

師爾旣長才有槃根自試之志而巴又舊治爲
吏民服習之邦奮臂請行出奇獮賊以謂頓兵
孤城之下窮困獸以老師不若收功片檄之中
解重圍以蹙寇往還豺虎之窟而談笑自如指
顧大羊之羣而縱禽在我用能使渝城頓拔叛
人就俘惟爾之勞斯爲稱首乃以覃恩授具階
於戲九絲殘寇尚爾稽誅諸峒狡酋方圖旅拒
解全牛于游刃知有餘能蒐逸獸于三驅俾無
遺種嗣有崇寄佇爾告成欽哉

父有光先贈承德郎刑部雲南清吏

司主事加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

僉事

制曰夫空谷之絜莫留而其人如玉九臯之鳴
不見而其聲在天此潛德之光也士有抱志于
生前而用譽于身後者何以異此贈具官某乃
具官某之父性資特達造詣溫文才華秀出于
里人德望昭著于國子植杖而問喜父母之俱
存負笈而歸躬人子之能事感白華潔白之孝
循彼南陔盡菽水歡養之誠我執黍稷退而修
長者之行進不求通人之名邈矣鴻冥想羽儀
于當世覽彼鳳德遺苞彩于後賢是用贈具階
官惟茲追命之榮應我闡幽之典尚有考于幽
宬知無愧于明綸

母梁氏加贈宜人

制曰詩不云乎母氏劬勞人子之念母勤也列
鼎而悲望像而拜可以自致而不可以自解我
有愍用其何敢忘贈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
柔順不違肅雍有美澣衣上食事嚴重之尊章
并日視星殫辛勤于家室願然有子身爲母師
胡娠賢之有聞而劬躬之不逮中宵宿火音容

恍在于機絲并日加餐口澤尚思乎魚菽吁其
悲矣余有愾焉茲加贈爲宜人永貽彤管之名
用慰蓼莪之痛

江西按察司副使曾用升授中憲大

夫

制曰國家承平日久官嘗頽弛司憲度者類皆
低回澁縮上下相蒙朕嗣服以來慨然思革其
故陳時臬司實重其選具官某器業弘深風規
端直掌使節而贈賄風清擢臺端而庾庫弊絕
出按豫部益舉厥職收荒遠法青州抗章不辟

卒即古之名御史殆無愧焉屬有監司之推未
究澄清之志栖遲數年賢愚同嘆今命爾以湖
西一道之官有期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內外臺
俱冠法冠掌風憲今之薄外臺爲左遷蓋輓近
所謂故事而非祖宗之制也湖西界嶺轄荆
藪逋叢寇爾不鄙夷其官修舉臬事吾寧久遺
爾于外乎爾往欽哉

妻孫氏加封恭人

制曰四牡之臣有功而見知而猶有將父將母
之懷豈獨王事使然哉亦內無相貳之故也具

官某妻封孺人某氏生于冠族作嬪良士爾夫乘輶攬轡積有歲年爾能薄寒視衣中宵宿肉使燕寢有起居之間舉觴無嘆息之聲俾忘內顧惟爾之勞茲加封為恭人益勉有終以服無斁尚亦有裨王事不徒相其夫子而已

父國福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

加封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

制曰國家之休命及士之抱道緼德而不羸其躬者非徒報其人也亦以使斯世有觀也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多文為富讀書窮老讓田

以念寡稚族墳墓以聯宗族一勇於為義不求人知斯可謂潛德弗耀之君子矣清明在躬壽考介福玄衣應杖優游里門人皆曰幸哉有子如此且曰可以觀德也顧不休與茲加封具階官爾之為德未艾再命以往亦豈可量哉

母黃氏加贈恭人

制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朕顧瞻長樂三復斯言潛然流涕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婉婉姆教敬共婦德徙鄰斷織成訓子之名坐膝扶床享弄孫之樂飾以見姑歿而

何憾爾子初免喪來朝而國家方湛恩盼布遂使墳草未宿零露載濃在爾子之孝思可以少慰而朕之悲則何時而已乎茲加贈爲恭人於戲歿而無知則已苟有知者服茲休命其亦有以監予心于地下矣

整飭徐淮道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
岳駿聲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觀嘗武之詩徐淮之閒先王蓋廩廩焉以南國之不易東隅之有警咽喉之地懼有梗塞監司所在相望而任此者則重矣具官某風

規凝遠器縕純明五載司刑一麾出守乃登憲職往省徐方振積弱之軍聲卹久窮之民瘼御援遼之師旅肅若過賓募運海之舟航履如平地指麾白羽似貞元雄鎮之時談笑黃樓類熙寧復河之後師薦上達朕心嘆嘉乃以覃恩授具階朕今改命爾督漕矣唐李泌言東南漕自淮達汴而徐爲江淮計口我國家兼重徐淮皆爲餉道計也爾治徐治淮東南要害在爾尺幅朕倚毗爾者良重爾往欽哉

父九德先贈中憲大夫河南汝寧府

知府加贈整飭徐淮道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仍前階

制曰朕聞龍宗有鱗鳳集有翼忠臣義士之後其流風餘韻僅有存者朕慨然思之矧其賢而有後者乎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本鄂國精忠之裔傳金陀文獻之餘矯志博聞家風未泯好施急難俠骨猶存聿啓多賢紹明先烈是用贈具階官於戲蓼蕭之流自葉孰非三朝曠蕩之恩水木之有本原尚念百年忠義之報爾其不昧尚克承之

母張氏仍前贈

勅曰母之以子聞者亦多矣其有文章節操駢聚一門而競以其母聞者慈庭之教不允懋著乎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宿稟閑和教成徽懿左圖右史引詩書爲鑑肇外敏內仁用柔和爲粉澤不煩外傳聿有母師宜爾娠賢蔚然競爽優龍劣虎均爲國之克生翔鳳漸鴻悉分母之遺羽茲仍贈爲恭人用慰累茵之悲式彰斷織之教

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賈鴻洙授朝

議大夫

制曰國家郡國藩宣之選多取郎署久次之人
乃者兵興不時度支告匱戶部諸曹郎攸助國
計茂著成勞屬有甄陞俾當重寄具官某器資
肅穆風力堅明當服官民部之時正蒿目軍儲
之日飲冰爲國仰屋憂時精勾股於宿逋焚絲
咸理嚴會計於新餉累黍不遺年勞有聞藩翰
攸寄惟長安之重地實畿輔之粵區乃命爾出
叅秦中專守關內相視衿要控洪河四塞之雄
撫綏士民復陸海八區之舊乃以覃恩授其階
昔者鄭白兩渠永食京師億萬之口而唐杜佑
謂大曆初溉田減於漢三萬八千頃今長安膏
壤十里河渭之漕故在爾在戶曹日久向之嗟
咨仰屋者可以見諸行事矣尚勉爲我牧秦終
佐邦計爾往欽哉

四川按察司副使車朴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慎簡監司精求民瘼目營四海如堂適
庭矧蜀方被兵民亦勞止思得公忠體國之士
以綏瘡痍在野之人其有甄陞可無書命具官
某博通世務誦法古人奮跡賢書歷官郎署當

職方拮据之日正東隅警急之時指畫車攻幾如親履行陳條上兵事直欲身當虜酋東事解嚴西人未靜命爾于蜀副彼臬司擢居外臺可以竟澄清之志俾治亂國所以仗緩急之才乃以覃恩授具階昔宋命張詠于益固曰孰能處茲文武之間今蜀難甫平逋寇未殄理棼絲之緒而奠礎芥之餘非文武大略未易辨也爾能以益州之治治蜀余不以資格蔽爾爾往欽哉

妻王氏加贈恭人

制曰在昔篚筐興歌濯概授職閨門之細事婦孺之微勞莫不播之管弦著在禮典王化滋遠此風日微得一人焉可以知教朕有愍冊何忍忘之具官某妻贈宜人某氏婦道可宗女圖母越奉尊章于篤老藥物必躬事夫子于孤貧糟糠不厭睠惟四德胡不百年斂手足于寒氈永言荆布聚營蒐于宿草尚想晨昏迨我霈恩服茲休命茲加贈爲恭人於戲朕欲表著女圖丹青王化將自爾始惟爾其服享哉

湖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仍管按察使事熊宇奇授通奉大夫

制曰朕改元卽位諸藩臬之長入見者旣燕勞而遣之矣其爲吾布德執憲恪守所司者朕亦有錫予之思焉具官某材劇而用博志脩而行堅起自刑曹敷歷藩服衡楚羅祀梓之材平播紀獮禽之績廻翔閩浙載蒞荆襄以文武爲憲之才兼行省監司之任以六條察吏治而江漢肅清以十連制所部而溪峒屏息楚用俾乂爾有勞焉乃以覃恩授具階夫爾之官則蕃宣也其所司則廉訪也楚稱剽悍急疾先畔而後服然而蕃以宣之廉以訪之楚其有不乂乎爾有成勞于此勉終汝猷以副朕命

福建布政使司分守漳南道右叅政
朱綵授中大夫

制曰朕視天下爲一家而閩海東南之戶庭也朕宅中御外堂臭晏如而藩服之臣日焦勞于颶風煙海之間朕何忍一飯置之具官某以子大夫高等服官春曹冷然冰廳之風然清廟之器體望滋茂出叅閩藩遠慮綢繆閱歷破奸寇之窟穴不廢嘯譚歷島嶼之迥瞭如屏幃用使椎卉屏跡海壖奠安紆朕南顧爾有

勞焉茲以覃恩授具階中國久不中倭今雞籠淡水之間漸見告矣嚮導之不絕汛候之不至議者多言之而又以謂此非致寇之本原也爾在閩海良久衣袵之戒豈遂忘于前事乎爾其懋哉

河南按察司分巡河北道副使吳瑞
徵授中憲大夫

制曰國家畫大河爲南北分置憲臣而河北跨躡燕涿襟帶京師漳河之間古稱都會爲吾控制此土其責至重也具官某德器縝密志操端

少風規足嗣乎先民治行不出于家譜若工奏績治郡稱平茂著賢聲晉司憲職臨上黨邯鄲之舊地當兩河京雒之交衝道路犬牙而奸盜無伏藏之跡徵輸填咽而軍民有居息之安矧以一路之無虞值東方之有警道里不梗聲援相資揆之疆事亦有助焉乃以覃恩授具階朕觀方志漳衛閒土廣俗雜漢興常擇嚴猛之將治之夫嚴猛非所以致理然欲彈壓重鎮控河北以衛內地則亦非瓌科異輒之人所能辨也爾受事未久所部肅然朕知爾勝任久矣爾其

念哉

物類集卷之八

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九

外制九

河南歸德府知府高鏘授中憲大夫
制曰頃者夷烽日聞道殣未息郡守多傳遽厥
職希望拜除朕深患之思得良二千石表率屬
城意甚亟也具官某學多師古志在濟時奮筆
刑官駁正藩封之典陳情留署力伸將母之懷
久積年資出守劇郡搜剔疾苦勞問吏民手執
丹鉛設教時聞夫絃誦身親畚鍤行河不憚於
追呼至於選將治兵爲未雨綢繆之計屯田峙

糗愧望風奔走之徒四境藉以乂安百城恃以無恐乃以覃恩授具階睢陽引江負淮南北要領爾居其閒慨然有屏蔽之思古稱刺史多文武大略不徒以廉平稱治而已也爾勉之哉

河南河南府知府郭忠宁授中憲大

夫

制曰朕觀於西漢吳公守河南治行爲天下第一而史不載其名意欣然慕之以爲安得此良吏悃悃無華者以稱吾德意乎具官某風規凝遠器局恢明初在西曹平反茂著比遷水部歲

闕滋深乃命專城出守雒邑庀國事如家事嘗夙駕而問耕以察吏爲安民每晨興而視牘所司以狀來聞曰實政實心宜民足國所稱治行第一爾庶幾焉乃以覃恩授具階河南故稱土中乃作雒保釐周家盛時何廩廩也今東方徵兵未已嵩少號雒之閒戈爰相逮皆爾所部也詩不云乎召伯勞之爾無以漢吏自滿予將祇命爾以召伯之事欽哉

福建泉州府知府趙士許授中憲大

夫

制曰泉之爲郡眇然在嶺海之表冠蓋相望奸利滋多蓋有中土壯郡所不及者安得良二千石與我爲理朕蓋深念之具官某民譽清華家風綿邈廷評水部蔚有賢聲劔浦泉山所至治理謝貴游之竿牘霜凜雉門破奸軌之根株風清虎穴乃可惠我單赤因而聯以師儒四民歌清德之詩千載繼前賢之迹乃以歲闋授具階泉之治莫盛於宋蔡之理行王與真之教化何異車而合轍也爾爲郡一出於仁人學士之爲而絕去鄙儒俗吏之習其亦有前政之思乎朕之嘉爾不徒以治一郡而已也欽哉

直隸河間府通判劉濡恩授承德郎
勅曰乃者狡夷作難東方失守勞人志士奮身下僚願爲國家冒危難効死力者斯國之寶臣也朕深念焉具官某起自明經擢爲佐郡雖在佐貳蔚有體望屬有東國之使三韓道梗使車縮朒爾乃橫身奮袂慨然從行不卑小官不避艱險颶風鯨波之發作簸頓良苦島夷賊艇之窺伺出沒無時斯可以愧臣子之當事而避難失事而逃死者矣爾往在河間年勞懋著乃以

尊恩授具階於乎仗復國之寵靈銜天子之威命率彼師徒搗其窟穴此勞人報國之秋而志士立功之會也以爾才略勉思建豎無使泛舟之師終爲遷延之役爾往欽哉

父必紹原任真定府同知加四品服色致仕加贈奉政大夫

制曰國家簡用賢能崇獎吏治蓋有淹滯下僚抑沒功令而當宁爲之動色沒世猶以發聞予有褒用必先及之以有報也亦有勸也原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孝友服先民之訓言行以

古人爲師出牧竝邊入佐畿輔敷歷滋久廉辨有聞凜執筆於平反甘曳裾而終老懸車致仕雖未及大夫之年脫屣去官至首勤明主之問終能穀子教以事君留未盡之忠於後人試已效之譜於今日服師儒之教能以賢而得民勤輦鼓之思願移忠而報國觀箕裘之滋茂知風骨之猶新是用加贈具階嗚呼天不吾欺庶可觀忠赤之報人誰無死尚勉遺汗青之名

山西大同府東路同知劉士璉授奉

政大夫

制曰雲中爲幽并重鎮控制虜衝以寇至之無
時軍儲之時詘錯置郡丞分理餉務儲倚出納
鈐轄邊防任茲選者難其人矣具官某再更劇
邑蔚有能聲遂以長才試於邊郡操甘飲水才
捷轉九伍無庚癸之呼儲有崇墉之積用能飽
吾戰士壯此軍聲乃以覃恩授具階乃者素酋
稱雄游牧多警邊吏又往往因仍耗蠹不惜士
卒夫武夫枕戈坐甲不得宿飽而文吏乃以升
斗龠合坐而扼將士之死命斯已慎矣朕將以
儲政寄軍政用軍興之法以弊文吏爾勉之哉
朕則顯陟汝

父輔平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解州
聞喜縣知縣贈奉政大夫山西大同
府同知

制曰三秦土厚水深奇偉之士嶄然輩出卽終
老儒服而行義炳如聲施於後朕固將表而出
之矧其有子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生稟瓌
姿慨有大志下帷攻苦奮玉杯繁露之文矢志
博綜通禮樂兵農之學有奇不偶爲善於家薰
德善良秉仁心而御物傾身然諾蘊義氣以生

風肆爾遺經傳於賢子丹鉛猶在奉手澤於簡編白賁可貞儼心師於函文是用贈具階官尚有聞壹行之傳不獨享書命之榮

四川順慶府通判張一鴻授承德郎
勅曰巴郡遠在西南征繕之後民亦勞止重以徵材於蜀披林薙菁以勤吾人朕不忘遠民其忍忘遠吏哉具官某起於鄉舉分倅專城幹濟多方清勤一節勞問疾苦閱歷於金泉渠篆之間省視農桑勸勉以父子家人之事野聽實人之頌山無木客之吟顧此遐方聿有能吏乃以覃恩授具階爾不觀夫木乎浮江達淮傳致萬里一旦斲爲棟梁登於明堂法官之上爾遠吏治行高等不泱月而達於朕聽猶是木也爾茂勉之朕之材爾不小矣

江西廣信府通判吳士熙授承德郎
勅曰國家設官半判上佐得與二千石叅校政事短長利病信州據吳楚閩粵之交爲東南望鎮有能舉綱引墨飭贊郡符亦吾之所急也具官某騰譽徵書起家循吏初尹南靜繼宰新寧皆曰周才躋於別駕事藜必理刃皆有餘庭無

呼晷之民野絕探丸之盜屬城咸率程書有聞
乃以考績授具階昔有宋青溪盜發比疆連壤
褻如充耳王愈在信謂賊不百里俯吾境設防
禽獮東南又安信地僻山深盜賊淵藪遼左兵
興漸次騷動萬一有事爾能爲吾之王愈乎勉
思率勵副我甄昇欽哉

浙江台州府通判趙應旗授承德

郎

制曰悃悞無華之吏隨牒平進所至而治有績
可書古所稱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蓋庶幾焉
具官某初試宰邑綽有賢聲屢冠程書遂遷倅
郡江山瀟灑旣清淨以宜民政理廉平亦勤勞
而問俗乃以覃恩授具階台之爲郡在前宋稱
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而後乃以繁敝著也今何
如哉爾爲政日久問俗以知台因台以知天下
不獨倅一郡而已也朕則顯陟汝

江西南康府推官李應昇授文林郎
勅曰郡國之有理官所以矜庶獄重民命也頃
者吏不率職希望拜除有能壹意祥刑稱國家
所以設理之意朕將不次擢之具官李應昇少

擅文名長爲民譽如衝牙之玉動而有聲佐憲
以來蔚有令聞以清明穎異之才而有直溫簡
廉之德平亭疑獄爲之清夜而思聚教罷民至
欲下車而泣能使人懷愷弟吏襲清寒庭無呼
晷之聲野屏椎埋之跡所司上爾治狀久矣乃
以覃恩授具階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靜
哉今刑官之不職不靜之故也若爾者可謂能
靜矣靜於刑則理靜於位則共不獨理一郡而
已也欽哉

河南開封府推官范復粹授文林郎

勅曰郡國置司理之官專以祥刑爲事刑一成
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者也舍祥刑之職弗修
而游意於法之外豈吾所以任理官之意乎具
官某抱蘊冲和懷才倜儻稚負先憂之志仕爲
淑問之官嗟教導之未純時見罷民而啜泣顧
重輕而宜允每臨肺石而咨嗟蓋爾旣精於爰
書而又傳以經術遂使右武習豪之俗幾無攘
獄遏訟之人汝能俾獄無留余欲厝刑不用副
我欽恤良用歎嘉乃以覃恩授具階嗚呼國家
妙選理官登之臺諫理官刑人以理言官刑人

以言皆丹書也理於刑則祥理於言則昌爾其務竟爾理朕且有後命焉欽哉

浙江嘉興府推官姚鈿授文林郎

勅曰郡國置司理之官所以佐察六條而觀中五刑也嘉興爲東南要區奸利交跡非肅明強幹之士克勝其任胡以中於程書具官某介珪不琢精金有聲擢對大廷讞刑劇郡以明允愷弟之德兼綜釐擊斷之才公以生明肅吏鑑昭於水鏡廉而不劌亭刑科中於玉條茲以覃恩授具階夫三尺律人主所與治天下也今要辭日煩獄麗罔察猥以世輕世重爲解朕深患之爾爲理明於五刑式繇敬爾獄以長我王國豈異人任乎爾其懋哉

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趙廷忠授奉

直大夫

制曰頃者邊隅繹騷吏治頽弛朕大弊羣吏周視遐方蓋將遺汰瑣科名法之人簡用文武大略之士需材方亟書伐宜先具官某發跡賢書出宰百里爰稽勞績晉典雄州久著吏能兼閑將略峒夷溪蛋首服於屏幃之前盜海剽山晏

息於指顧之下黃洞投款三江之土宇來歸烏
猗革心百雉之城墉屹立頃因有事移爾近畿
須爾臂指之能爲吾肩背之捍服茲新命念彼
舊勞乃以覃恩授具階於乎治近何異於治遠
有初必克於有終益勉告成以須不次欽哉

陝西興安州知州馮珣授奉直大夫

制曰朕卽位以來留心弊吏如古所謂奉詳明
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者未嘗不嘉予之具官某
爰以明經試於吏治三更壯縣晉典方州以學
優則仕之能當三年有成之後操刀能割曾不

患乎尤葺比屋可封又何憂乎獷悍衿要之防
彌固襦袴之澤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乃者蜀
寇告警褒斜棧道閒流離接踵爾在金州故稱
良牧撫綏彈壓方略可觀古稱刺史有文武大
略不徒以治辦爲能事也爾其勉哉朕將顯陟
汝

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魏可教授奉
直大夫

制曰朕留心弊吏方州之長奉可以理人之詔
咸與勞問至於控制衿要號爲雄繁治理茂著

尤深歎嘉其官某博喻爲師經術節治拊循疾苦字憂深思遠之民休養敦龐還土厚水深之俗四境咸理三年有成乃以考績授具階志稱此地西臨黃河控引龍門壺口之險雖少屬邑實爲雄州爾牧其閒循覽襟帶其亦有要害之思乎天下有事文武大略未可謂不在儒者也爾其懋哉

四川保寧府巴州知州賀納賢授奉直大夫

制曰巴於劔外號爲雄州古之名牧有惠洽閭巷名以子孫者今吾理人之吏追古風績膏雨吾土吾何愛璽書不以風異之具官某筮仕壯邑晉踐方州吏不能欺可謂向風而治民亦勞止庶幾計日而安惟爾年勞登於師薦乃以覃恩授具階頃者蠻洞不賓蜀漢道梗爾所牧地猶未被兵益勉吏治兼討軍實相視衿要礙戎屏華夫時平則嬉寇至則戒此俗吏之爲而非朕所望於爾也爾其懋哉

原任四川成都府崇慶州知州楊伯高授奉政大夫

制曰朕初卽位盼布湛恩覃及中外至先朝循良吏政聲流傳而陟明未逮者所司以聞咸得給補如例具官某奮跡賢書典州劇地問民勞苦蒞事廉平天清水以爲心在勞絲而必理中於賞率積有歲年迨乎免喪以來朝乃得循資而上請蕭然襍被猶餘琴鶴之高寒蔚有薦章尚載袴襦之歌頌撫爾舊政需我新恩用如所請以覃恩授具階惟爾之先聿有遺直家風弘長及其後昆朕之需恩於爾用疇爾牧養之勞國有彝典抑亦使天下知忠臣義士尚有餘慶而以砥節首公相勸勉也爾其懋哉

父曰孝贈奉政大夫四川成都府崇

慶州知州

制曰古者崇獎節孝宣延風美是以祀雖小國亦吊城隅之哀而周之中興厥顯夷宮之命今吾節義萃於一門不有封崇何言激勸旌表孝子某乃具官某之父起自孤生茂著名行夙夜休厲奉母氏寢門之規晨昏膳羞顧孝子循陔之養歡愉菽水羹何必於嘗君眷戀雞豚痛有同於益母是以烏巢鯉集雖異類亦相其誠而

表墓旌門在宗黨咸歸其孝無愧荀何之號居
然曾閔之風矧有遺休延於再世是用特贈具
階官於乎圖禮宗之像錫以胙膳勒孝門之銘
合於上下是母是子咸有聞也以觀以感不亦
休乎

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謝錫教授奉
政大夫

制曰國家轉漕仰給東南而德州實爲綰轂衛
漳諸水合流城下水陸浩穰介在孔道爲我守
茲土者亦甚劇且勞矣具官某文學有聞束修
自好休有譽處出典方州蕃祿頻仍冠蓋相望
征繕四出而官無磬鼓之鳴廚傳飭修而民無
繭絲之擾乃以覃恩授具階乃者東隅亦多事
矣德當五方之交亦四戰之地援兵繹騷盜賊
生發保障折衝兩者交重夫所謂刺史有文武
大略者在撫字其人而善用之未可謂儒者何
以在朝歌也爾其念哉朕將顯陟汝

直隸河間府景州知州宗萬化授奉
直大夫

制曰吾三輔之地景爲畿南之首而介於冀兗

之閒頃者盜賊生發探丸椎埋者交跡國門思
得健吏以鈐轄之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吾何患
焉具官某志存休息政在撫循當冠蓋之相仍
兼歲時之不易而能使過賓如歸暴客遠屏六
條咸事帥薦上聞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古蔘今
景方執橫鶩亦四戰之地也晉人謂三方有事
幽薊無兵使梁得蔘必西侵深冀其患益深今
東方不靖畿輔戒嚴景實幽薊之外屏也尚其
悉意保障屹爲重鎮朕將有崇寄焉爾勉之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

外制十

順天府薊州遵化縣知縣顧天寵授
文林郎

勅曰閒者邊鄙多聳輦轂繹騷徵求日煩供億
滋敝吾畿內長吏有躬任槃錯之寄而身兼牧
帥之長者乎余何愛璽書不以風異之具官某
器縕純明風操廉辨始令盧氏蔚有賢聲比遷
北平在吾左輔以物力凋殘之地當薊遼傳遽
之衝而爾以講武訓農爲能以傷財害民爲戒

師行糧食比閭無荆棘之憂士飽馬騰竝邊有
金湯之勢應辦良苦幹濟有聞乃以覃恩授具
階自有束事以來言者率欲簡用邊吏擁衛近
畿遵西接渝關東連潞水鈐轄京邊之際爾爲
令廉辦得民漁陽突騎皆爾赤子朕方拊髀頗
牧爾無以循良吏自足也則余汝嘉

父咸寧贈文林郎順天府薊州遵化
縣知縣

勅曰節目礫珂是徵喬木之材源流演涵乃識
大川之浸惟我舊老粵有後賢風流未替於前
而慶祉有詒於後余寵嘉之顧某乃具官某之
父藹藹吉人振振公姓循墻却步有退讓君子
之風讓產食貧修孝弟長者之行守先朝之遺
笏榮戟依然服舊德於一經箕裘未艾是用贈
具階官於戲世家巨室將徵盛美於本朝積慶
留餘尚徵挹注於造物

母文氏封太孺人

勅曰福祿攸同蓼蕭之所以自葉也福履綏之
樛木之所以逮下也和德致祥盛德有後風雅
之教其可誣哉某氏乃具官某之嫡母出自德

門教成師氏備倉庾不妬之德有鴟鳩一視之仁熏然太和蔚爲盛事黃髮鯢齒御文駟以生光大丰兕觥躋公堂而稱慶美哉介眉壽而歌燕喜猶然憑几杖以勅子孫茲特封爲太孺人於予子爲人母爾爲母師洵五福之竝圓將百年而未艾

生母王氏贈孺人

勅曰于傳有之母以子貴今吾臣子父有追命之冊母有從爵之封而恩不逮於所生豈吾所以推思念母之意乎某氏乃具官某之生母矢行結縵屈身助筵服小星之訓柔順有儀鍾大國之祥劬勞罔極宜廣因心之典用伸欲報之恩茲特贈爲孺人嗚呼先得我心尚考孝慈之錄永錫爾類彌深長樂之悲

直隸順天府昌平州順義縣知縣張

國綱授文林郎

勅曰頃者東方多故戎車未寧內地戒嚴民亦勞止矐茲甸邑介在竝邊思得周才以安搶攘其長吏賢勞茂著朕安得忘之具官某升敘澤宮綰符赤縣屬歲時之不易兼警急之相仍而

爾才優割割志存保障溝池襟帶百雉屹然邑
屋駢闐四郊樂只推是爲理真吾所求之劇令
也乃以考績授具階夫燕京南壓區夏若坐堂
皇而俯庭宇順義其在奧窔之閒乎內附輦轂
外傍陵闕雖蕞爾一隅鈐轄非小吾所以留心
弊吏者非徒以文法期會而已也爾其念哉

直隸真定府深州衡水縣知縣郭鳳

翔授文林郎

勅曰朕觀人主優異三輔賢吏至召致榻前訪
以理人之術人主臨堂皇而俯區夏扶風近地
雖屬城下邑猶庭堦也具官某奮跡賢科試政
畿赤以靜安之支邑在信都之故區邑有流備
野多蕪穢而爾勞瘁長養專勤撫循所司上爾
治狀曰節愛字人爬搔剔蠹稱曰循吏殆無愧
焉乃以覃恩授具階傳稱恒山之野五穀蕃熟
四種五穫衡雖蕞爾邑其州則冀其鎮則恒也
爾爲政歲登人和天其有意於恒之野乎爾益
懋乃績用以乂恒而毗冀朕將顯陟汝

直隸順德府內丘縣知縣吉天敘授

文林郎

勅曰朕留心弊吏問民病苦蓋將萬里庭階矧於近畿在吾轂下璽書褒異豈有愛焉具官某持身謹潔美才周通以徵輸繹騷之時兼冠蓋相望之地能使桴鼓不作厨傳有嚴閱爾程書用深嘉歎乃以覃恩授具階今東隅不靖畿輔震驚蕞爾中丘倚太行而枕鉅鹿亦一要害也昔言此地當安靜無事之日知戰鬪攻掠之備爾亦有事於此乎詩不云乎綢繆牖戶甸邑之爲牖戶亟矣其將有以庸汝

直隸河間府青縣知縣楊應震授文

林郎

勅曰昔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漢史書之矧於甸服近在扶風當吾擇官憂民之際安有尤異之政蔽不上聞者哉具官某明經修行學道愛人以蕞爾彈丸之邦值累年捐瘠之後戴星爲治計日有程辛勤於暑雨祈寒勞苦若家人婦子爰以考上最於畿南乃以考績授具階青雖小邑然滹水衛河會斯邑以入於海民雖力穡崇本凋瘵之後奸利易生爾治之寬然有餘矣夫治小如大故能治大如小治大國若烹

小鮮此善喻也爾尚益懋厥猷以稱朕意

直隸廣平府成安縣知縣馬珍授文
林郎

勅曰成安爲武安屬邑漢之丘丘今爲赤縣夫以其地多斥鹵因以氏縣而今乃轉斥而爲赤也則豈非以地多賢宰如古寇今桂之流而邑遂以稱雄緊與朕睠顧邦畿留心弊吏未嘗不思見其人也具官某論秀鄉闈授官京邑當水旱洊臻之後兼輸輓絡驛之時而能使歲不爲害民不告疲丞徒謳歌流亡安集此可以爲長人之吏矣薦牘婁上朕甚嘉之是用特授具階朕聞寇在邑符移不出縣門而百姓莫敢後期今吏徒取期會徵發豈復知此意乎爾治斯邑聿有能聲寇於爾猶前政也余不以文法吏弊爾爾其念哉

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知縣仇夢台授
文林郎

勅曰唐制有之畿邦之宰任得其人有以又安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平鄉吾甸內之邑在邢洛之間土地夷曠污萊彌望朕思得良吏爲吾

休養生息久矣具官某儒能飾吏政以養民發
跡賢科仔肩劇邑嚴肅以薙稂莠清淨以起疲
瘳能使吏畏民懷政平訟理臺察大吏咸以治
理薦聞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平鄉西望沙河東
臨漳水亦畿內一水國也宋人言漳水一石其
泥數斗願募民復史起十二渠以資灌溉今畿
南盛言水利爾將以何說而處此爾其更列狀
以上化沮洳爲督亢此吾之所急也朕將顯陟
汝

直隸鳳陽府虹縣知縣張鳳翼授文

林郎

勅曰朕初踐阼詔長吏問民疾苦南望中都爲
興王湯沐之地其屬城下邑父老子弟皆高
帝豐沛故人之遺也朕豈能一飯置之哉具官
某以公車之雋出宰百里初官南詔越在蠻邦
繼宰中都乃其支邑勞心撫字殫力興除遂使
道絕流傭野無蕪穢最其上考中於程書乃以
考績授具階今天下全盛而中都乃稱殘瘠流
離滿野夫漢之沛卽周之豳也王業之本根其
可以弗念乎虹故屬符離高帝割宿泗以奉

陵邑故并歸於濠朕不以一下邑吏小汝明矣爾其敬哉

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知縣羅延光授

文林郎

勅曰句容故留京左輔民旅雜居冠蓋相逮吏斯土者有墨易以彰有德亦易以望劇衝之地蓋亦吾長吏之攻錯也具官某鼓篋有聞鳴琴稱治再更句曲試於錯盤置水不淆棼絲必理傳遽交織而野無勞人徵輓奔流而民有餘粟漢法計吏廉平不苛庶幾近之乃以考績授具

階爾之前政有徐九思其人者乎屬在孔道厨傳未嘗不飭賓至未嘗不如歸也吏習民安不事蠶厲斯亦爲政之師表與爾尚苾乃心力無俾九思專美於前輓近世之吏不足學也朕且庸觀爾於成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知縣李白春授

文林郎

勅曰吏分符出宰治辦爲難至於古都今會風俗侈而獄市繁斯又盤根錯節剗割之要區也朕綜覈吏治法必首此具官某南圭無玷東箭

有筠試割能操更絃益習以旁午浩穰之會兼
凋殘靡弊之餘茹蘖飲冰躬儉樸以風末俗戴
星移日殫勤瘁以恤勞人小物必勤焚絲咸理
薦書累上功狀昭然乃以考績授具階嗚呼今
之吏介在通都大邑飭厨傳走竿牘游光揚聲
拜除如流用是通顯而已爾能敦守樸學拮据
吏事不以都會爲市朝不以邑宰爲傳遽不獨
副吾詔旨且可以風俗吏焉朕則顯陟汝

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沈猶龍授文

林郎

勅曰朕嘗觀於方志明州踐山枕海處百粵之
東偏生齒蕃庶夷舶時至頃年以來滋益囂蔽
民旣告病而吏亦勞矣誰能字吾人者其文學
飭治廉平不苛者乎具官某起家甲科出宰劇
邑有素絲之節而居之以平有遊刃之能而行
之以恕用能庸過姦蠹扶養小弱循良之聲往
復有聞朕方更新弊吏所司以考績來上用授
具階在昔王安石令鄞多善政貸穀立息以紓
其民而人以謂新法之所自始爾讀先王之書
撫前政之跡其必有槩於中矣觀一邑知天下

母謂一邑小也爾其念哉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張時暘授

文林郎

勅曰邇者吏治縱弛民不堪命朕初卽位言者章滿公車意盡然傷之今長吏有遵奉詔條往復有聞者吾用以表率新政頒播百城如不及焉具官某器資純篤風操修明始試政於剡城旋治劇於回浦冰蘖自誓廉平服官歌思不忘於溪藤美陰日滋於琪木乃以覃恩授具階志稱嵎在四山民多強梗而臨負海以樸靜儉約聞爾爲政如登車射御罄無不宜以何道致然爾亦旣貫而獲矣尚懋乃心力視後而鞭之母以丘陵之獲自喜也朕汝嘉哉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知縣周玄昭授

文林郎

勅曰台爲澗之奧區其屬城多阻山瀕海而黃巖以山爲名阻深樸靜尤爲易治此可以循良長吏坐而鎮之難以瑣科急切理也具官某起自賢書遂膺民社飲冰官舍遊刃簿書事計日而可觀民望風而自理所司上爾治狀曰野有

歸鴻案無留牘其庶幾乎乃以歲績授具階夫
橋度之吏專屬逢蠱氣廉平如爾可以用爲儀矣
然朕聞異時中倭自黃巖始以徧師扼海門而
東南晏如此亦長吏之任也桑土之詩豈遽忘
于前事乎朕于爾觀厥成矣

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知縣張國棟授

文林郎

勅曰朕初卽位頒布詔條勞問疾苦阻深僻壤
越在數千里外猶吾堦戶也有能副朕德意將
爲遠民報之具官某登在公車試之百里處處

廣交衝之地當奸寇充斥之餘冰蘖矢心剗割
在手遂使吏喘視牘盜息探丸風聲茂著于書
山歌詠長流于猶水乃以覃恩授具階夫上猶
南迫東廣西帶郴桂虔吉之閒一要地也割虔
以隸虔蓋自宋始上猶戢而虔虔之閒咸又豈
可以遠方吏附贅視之乎爾尚忠乃心力朕且
有後命

湖廣嘗德府桃源縣知縣張醇儒授

文林郎

勅曰古稱桃源之中其人淳朴至不知有漢晉

今世民俗囂澆思得循良吏牧養小民去雕返朴聞桃源之風欣然說之采訪遺俗存問其長吏今何如也具官某初宰沅江而政簡訟稀移令桃源而民淳俗茂蓋爾以清操約己以醇德撫人勸課惟勤畜字不擾遂使桑麻雞犬藹然上古之風女種男耕宛爾家人之樂教條滋簡程書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今之桃源介在沅湘溪蠻接跡亦稍勤征繕矣其視中土望縣俗敝而文多者有閒也因其教不易其俗斯善理人者乎朕視天下如此邑矣行且以爾風異焉

河南河南府永寧縣知縣孫志元授

文林郎

勅曰朕聞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化行俗美至于修治學官春秋鄉射藹然先王之風於乎何修而得此乎今有能復古教化以漢之吏道字吾人者吾何愛于璽書具官某服鄒魯之遺教作江漢之名儒兩試爲邦皆用古法迨于永寧之政又當優仕之餘問織問耕宛若家人之事依孝依弟居然長者之言民旣以爲不煩吏亦知其可畏朕聞之漢吏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爾庶幾近之茲以覃恩授具階爾亦嘗爲中牟
矣便坐之嘉禾其圖狀猶在乎召伯之甘棠蔽
芾弗伐去爾今所治不遠也爾之爲吏先教化
上禮義其亦有前政之思乎朕將風異爾以昌
明儒者之效尚懋勉哉

河南開封府太康縣知縣李之茂授

文林郎

勅曰大梁爲天下要衝其屬城多古循吏風績
朕嘉與長吏滌除煩苛有能遵奉詔條以卓魯
之遺字吾民者朕不愛璽書以處異之具官某

器識經遠風操肅明牧此疲邦副吾德意撫勞
人以緩徵發行荒政以救凶饑東矢均金不改
飲米之操盤根錯節益徵遊刃之能乃以考績
授具階夫宋斤魯削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爾
一令武垣再蒞湯夏何以所至治辦也誠心以
求之精心以理之以此理人何施而不可詩不
云乎爾之教矣民之効矣

陝西鳳翔府岐山縣知縣趙民戴授

文林郎

勅曰朕端憂民生循峇吏治乃眷西顧岐雍之

遺化猶有存焉者乎于斯地也得一循良之吏
蓋尤褒異之具官某學術淹通器資拔傑出宰
百里越在岐山漢三輔之舊墟號爲難治周文
王之至德載在簡書而爾壹以昔人爲師聿成
循吏之治勞問疾苦三時跡遍于周原休養勞
民四野味飴于荼堇絜諸漢法是曰廉平律以
周官則云能辨茲以考績授具階夫吏道雜揉
南北異宜然而民猶先王之民政猶先王之政
也爾旣以治岐有聞矣率是以往其忍以叔季
之治治吾民乎爾往欽哉

山西平陽府浮山縣知縣陳崇虞授

文林郎

勅曰朕聞平陽堯之所理窮鄉下邑其人儉嗇
善讓有堯之遺風朕方深思治理嘉與良吏去
雕返樸問吏于晉尤拳拳加意焉具官某廉以
生明廣而能儉拊循勞問跡徧郊圻勸課巡行
身棲里舍治邑如家人之事斯民有上皇之風
乃以考績授具階夫南北堯山在爾竟上傳稱
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而潞水西北
流入于汾爾官于斯撫唐晉之餘覽山川之舊

其可以助吾理人者必多矣益圖前效以稱朕意欽哉

四川潼川州安岳縣知縣翟學程授

文林郎

勅曰安岳隸劔外遠在井絡之間朕軫念遠民思其俾乂治行高等不浹月而達于朕聽猶吾庭戶也具官某風姿廉潔條令和平疏食敝衣脂膏不潤均金束矢約劑有孚興文則詠歌接于西眉問俗則僻陋革于東普遂以考績授具階劔外徵兵徵材民不堪命俗吏壹切逢蠹厲教

在開焉爾廣厲學官存問耆老步趨漢吏或以謂迂闊寡效然政聲流傳不遠萬里又豈有使然者乎詩不云乎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四川雅州名山縣知縣劉爾完授文

林郎

勅曰朕在宥天下俛仰遐荒一邛蜀漢嘉青衣故地朕雖在明堂法宮之中黎風雅雨夷獠雜覩之民未嘗不食坐見之也朕不忘遠民其忍忘遠吏哉具官某應經明行修之選慕尚德緩刑之書近畿已著年勞嚴道允億口聲績民風土俗

無往不宜幹辦廉平所至而治以遠便沈黎夷落
之地蔚有黃圖赤縣之風乃以覃恩授具階日
者蜀方多事名山猶未受兵然控帶西蜀咽喉
南詔亦一要區也爾其益相祖祀衿要撫民治兵
如雷簡夫之在雅則吾無劔外之憂矣爾勉之
哉

原任福建福州府羅源縣知縣倪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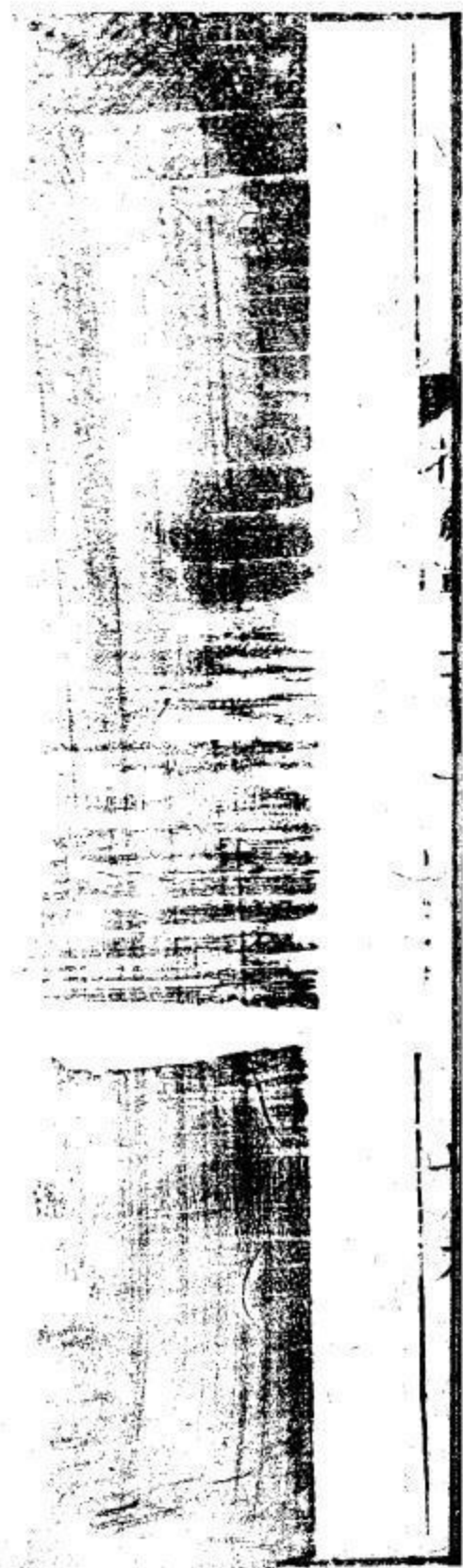
禩授文林郎

勅曰朕初踐阼覃恩區夏而先朝循良之吏乃
有政聲流聞程書中格者咸得補給如例此亦

戴星清如飲... 二年有成乃于報最
之時遠有親... 可曳尚思五袴之歌
叢桂為... 陰撫茲舊政... 新恩
乃知所... 王相吏必擇文學
... 以... 左遷破格甄
... 及爾亦示所司
以... 限天下良吏也
欽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一

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壬戌十八日

丁丑未時降誕于鍾離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帝以是年生至

洪武戊寅婁星復明周世宗征淮以荆塗二

山乃濠州之朝岡有王者氣命斷之有梅族

居此因曰斷梅山後三百年而 太祖出焉

元末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

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 太祖定都建康改

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也

壬辰二月亂兵焚皇覺寺 上無所避難甚憂

之乃禱於神 云云

從實錄則 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固

守旬月而後有相招迫脅之事以 皇陵碑

及 御製文集考之則先有相招迫脅之事

而後禱于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

俯一仰爲聖筴自小較以上至節度使皆不

叶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晏元獻

爲留守題詩廟中曰庚庚大橫兆磬咳如有

聞帝王之興一何其相類也

壬辰閏三月甲戌朔 上入濠城郭子興留置

左右

滁陽王廟碑云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王親

馳活之實錄云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

親馳之與遣人其緩急則有閒矣廟碑爲

太祖親藁以授張來儀者實錄不据此何也

居數月子興與妻張氏謀以馬公季女妻 上

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卽 孝慈高

皇后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据張來儀廟碑初勸滁陽館高帝于貳室者次夫人也滁陽被械携二子從高帝奔告魯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上妃生三王二公主人知滁陽能識真主于魚服之中不知皆次夫人啓之也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高帝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高帝且以其子相託當滁陽信讒疑忌高帝憂疑疾疢之時其所以周旋側陋解釋甚閒又可知矣

高帝親藁滁陽事實蓋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實錄但云子興夫人張氏盡沒其實大失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旣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巳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記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

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
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亦
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
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
日當以實錄爲正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
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
者早往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旣敗則彭大當
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
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
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

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
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
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
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
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
實錄於早住旣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
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玉牒
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
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
云先是芝蔴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

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
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
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
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
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
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
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
其意甚明脩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已
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
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
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
輩披猖淮泗閒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
援据耳姑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甲午七月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留置幕下俾掌書記

鄭曉名臣記云 上嘗與善長從容談論天
下事善長稱 上豁達大度類漢高祖天下
不足定也 上因問善長卿可方蕭何徐達
可方韓信誰可方張良者善長稱金華宋濂

上曰孤所聞青田有劉基按高皇帝是時居滁陽甥館名位在諸將之後安得偃然稱孤以漢高君臣相命善長典司書記上戒令勿言諸將得失遑及其他龍鳳戊戌克婺上始召見濂庚子克處始有人薦基此時殆未必知有兩人也流俗有英烈傳稱太祖三顧中山中山談經世大略髣髴如韓侯葛生識者嗤之不謂鄭氏通儒亦剽取俗說如此又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善長當元季隱居東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詔書善長

挈家草莽詣軍門俯伏于前豈隱居高尚者耶太祖之于善長一則曰以文吏相從一則曰知小吏之心善長之爲吏審矣必欲諱胥吏之名標隱遯之目則鄴侯雍奴將不得爲兩漢之宗臣乎俗儒膚陋往往如此宜痛削之

乙未春正月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取和陽

謹按 太祖實錄壬辰閏三月 上從滁陽王起義命爲九夫長癸巳六月以 上爲鎮

撫乙未春子興命 上率兵二千規取和陽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等數十人徑進
中山王之稱鎮撫見於此當是時中山雖隸
太祖麾下其實屬滁陽王部曲 太祖與中
山之爲鎮撫皆滁陽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
皆云一見 上卽授鎮撫位諸宿將上不知
乙未之春子興命 太祖總兵和陽諸將猶
不肯率從久而後定中山豈能遂踞諸將之
上乎 太祖御製神道碑云命爲帥首凡有
徵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爲將定
建業始云命王爲大將此可見史家誇大之
詞皆非事實也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爲吳
國公以逮子稱吳王凡有拜除皆出龍鳳之
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國史多忌諱皆沒而
不書然亦往往有可考見以太史公秦楚月
表之意求之不沒其實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馮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
錙三吾宋國公追封三代碑云陳也先來犯
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
也先旬死不得則願款附刑牲與盟飲血而

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環
上而寢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
他是後公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禽也先据
實錄 上悉屏舊人于外獨留國用侍臥榻
旁而錙學士追封碑歸其事于勝當時國用
最爲 上所親信周旋宿衛勝封宋國誥文
猶以國用爲言令侍側者爲勝則誥文必不
獨舉國用也勝在開國其功未得比于常鄧
而與六公之列者亦以國用故也安得掠其
兄之勞以歸勝乎丙申三月降陳兆先三萬

衆擇五百人置麾下 上知其疑懼悉令入
衛以安之及攻集慶多得其力而碑以爲陳
也先之衆也先于乙未六月僞降已而誘其
部曲復叛至有紿 上臨軍受俘之事 上
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衛乎碑又云
是後公先陷陣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
襲我軍於溧陽爲青衣兵所殺未嘗有再禽
之事國初諸公記載之文獨錙學士最多譌
繆未可枚舉王世貞撰馮勝傳則云獨國用
與勝擐甲侍帳中兩人旣竝侍帳中矣何云

獨乎鄭曉異姓諸侯傳云 上釋也先勝兄弟察其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爲害此皆因三吾之碑而傳會者也史家曲說如此竝當刪去又按開國功臣錄馮國用從克鎮江以下皆錙三吾碑所載勝功次也丙申七月上開行省金陵卽以國用爲親軍都指揮使今乃云在克宜興之後則繆甚矣國用旣掌親軍在帝左右亦無出守禦宜興之理王世貞撰列傳因開國功臣錄之誤而又云兄弟俱授萬戶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親兵都指

揮以已意杜撰傳合何所據依失之遠矣

乙未七月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戰于城下遂擒埜先

太平城下之戰實錄與寧河東甌神道碑互異而實錄寧河本傳又與神道碑合則實錄與本傳又互異也叅互考之實錄則云 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後命別將繞出其後寧河神道碑云 上親督兵禦之調王與魏國以奇兵出其後東甌神道碑云王擊其水軍中山寧河二王繇東門轉

戰城北破其步軍遂擒瑩先以獻以二碑參考之則從 上督兵禦之者東甌也以奇兵繞出其後者中山寧河也實錄所載殊脫略當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達圍嘗州張士誠遣其弟九六來援達設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閒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

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簡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僞吳爲學士入國朝預脩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

幙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文憲鑿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嘗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据而輕以武寧之

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復攷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旣以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 高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嘗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

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
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旣擒士德
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
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
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
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之則士德
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
嘗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
識帖睦爾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爾
承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

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
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
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
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爾傳元授士
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
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
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
下士初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
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
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

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日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覽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筆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

於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欵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閒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旣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

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嘗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疋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嘗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疋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

攻嘗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嘗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嘗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遂沒而不書獨于取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旣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旣久卽 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嘗州被擒

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擬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轡者迄今數年排纒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天啓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

十萬欲復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閒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蓋寧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旣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寧河事略互觀

巳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孫閒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至是深叛宜孫閒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卽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而實錄則以爲深閒道來降乃獻謀取處州此大異也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旣解甲內附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爲而謂

君子爲之乎蘇伯衡撰繆美列傳云 上至
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
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
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礬嶺其地險
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槌魚貫奮擊
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抹叅政棄城而竄
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
曰今 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
時自附將誰與侈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
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
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
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
金華按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
州旣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石抹旣遁深
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復獻計取處
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譌白仲淵千
載之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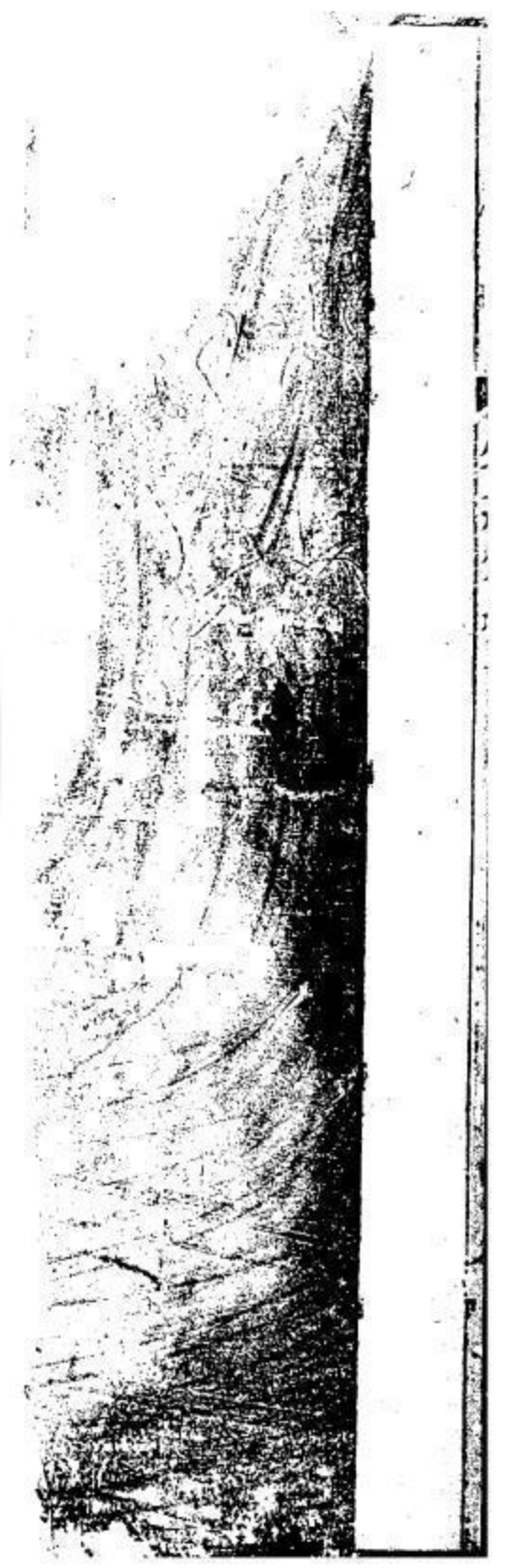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置
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

實錄丙申七月 上取臺城諸將奉 上爲
吳國公今考之誤也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
亳都陞 上爲行省平章己亥五月陞行中
書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爲吳國公俞本記
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据辛丑十一月葉子奇
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
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齋行省平章
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
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
太嘗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爲
重輕哉史臣於是爲無識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卅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
太祖實錄辨證二

庚子二月徵青田劉荃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爲江潮儒學副提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潮東元帥府都事從納麟哈剌築慶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氏與朝議不合羈管紹興十六年行省復以都事起公與石抹謀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孫總制處州分院治于

處以公爲其院經歷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
溢參謀其軍事用公等謀盡平處盜十八年
我兵取蘭谿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
克上既定婺卽命秋再成駐兵緡雲以規
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
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
倚之以謀我師也實錄本傳云改行樞密院
經歷與石抹守處州以拒國珍當是時石抹
與耿泗國對壘于黃龍樊嶺間其所拒者非
國珍也國史行其詞耳元史是年經略使李

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爲江浙行省參知
政事行狀載公遷右司郎中李國鳳上其功
不錄則公之遷右司郎中亦國鳳承制拜之
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處而石抹棄城
去矣公久在石抹院中其棄官歸青田山中
或在石抹未敗之先要亦不甚相遠也李國
鳳巡撫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
師克婺之後則行狀實錄本傳俱云棄官逃
歸青田山中以其時攷之當在十九年春夏
閒去石抹敗時無幾也方孝孺撰孫炎傳云

上克處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
山中不肯出炎鈞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爲書
遣使者招之而劉基葉琛章溢尤爲處士所
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
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
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諭天命以諭基基無
以荅遂巡就見炎遂致基于京師又蘇伯衡
撰繆美傳云處州旣下龍泉慶元皆平遂以
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處平之後公遷延避
匿待孫炎輩鈞致久之始入見非獨以任元

日久不欲輕爲我用亦不忍負石抹也讀覆
瓿集與石抹倡和詩公之心事二百年後可
以想見行狀載西湖見慶雲謂金陵有天子
氣我當輔之及上取金華指乾象示人云
云吾以爲皆佐命之後其門人子弟從而爲
之詞非公之本心也封誠意伯誥云朕提師
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于金陵歸謂
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于是
鄉里順化封弘文館學士誥云當是時括蒼
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然則

公之事我 太祖傾心佐命蓋在金陵謁見
之後 太祖之知公深矣為著其梗槩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遺書友諒約為內應

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茂才與友諒書辭云云
當時倉卒致書戰後於敵舟臥席下得之安
得雕刻書尺流傳人間此鄭氏傳會之陋也
今削去

辛丑九月陶安為黃州府知府

按實錄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為
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調黃州府知府陶安

知饒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傳則云知黃州
尋移知饒州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 上
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
移知饒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與實錄
及本傳不合以陶學士詩集考之自龍鳳元
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
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
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
黃州有今年春二月重書命守土兩日抵其
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

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爲正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日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日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也惟徐紘謝理所記改桐城令他無可考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闕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云年歲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

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桐城也劄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較鄧永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紹磨陳子初等俱令家人私通獻境於四沙易鹽及水陽王千戶賄選壞法提兵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置於黃鶴樓下大派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

李君瑞兩腿訊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本所記當不繆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國初事蹟云夏煜犯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俞本記合

壬寅 上駐金陵曹良臣以所部來附

按至正壬寅順帝二十二年卽龍鳳八年也庚午詔書持兵負困于兩閒可觀望而不觀

望乃來歸者良臣居其次黃金錄以爲在金陵安豐兩主之閒非也 太祖方以龍鳳記

年開國承制安得自命兩主如黃金 耶

當是時小明王都安豐張士誠已降元構兵

安豐與察罕相應次年卽有安豐之圍良臣

聚兵立堡不走張氏而走金陵此所謂持兵

兩閒可觀望而不觀望者也豈容以金陵安

豐爲言小明王自毫徙安豐已而爲張氏所

困自安豐徙滁其勢日蹙依吾 太祖以僅

免耳豈有方張之勢可與金陵稱兩大者而

嘉其擇主自拔耶俗儒不達時務誤解詔書
不足采也

音
壬寅六月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致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江南震動我 太祖
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荅已而有張昶馬
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上曰察罕書辭欲
以甘言啗我所謂甘言啗我者卽榮祿大夫
江西行中書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來
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問亦至矣野史所

謂 太祖聞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 太
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
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關
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
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
可以考見辰又云 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
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
天命有歸卽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
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
不有天命哉 聖祖極推重察罕卽位後幸

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勅
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
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釐
河雒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 聖祖之意當
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聖怒耶或
曰 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
聖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王珍被嘉定盡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王珍
嘉定等討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奉傳

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王珍之絕友諒
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
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
月至王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
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
史修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
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以實
錄爲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擊安豐

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事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于事理爲近劉辰國初事蹟云張士誠攻安豐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出來發付何處此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

癸卯四月陳友諒攻洪都元帥牛海龍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

實錄記戊子之戰與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

略相同但實錄以爲韓成等先戰死張定邊方犯御舟碑則以爲定邊犯御舟之時成等咸與格鬪御舟旣脫而成等以援絕死之也碑所記比實錄爲核實錄又于韓成下脫國勝偕死事則以癸卯四月誤也國勝與牛海龍俱死洪都之事也國勝與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國勝不得脫逕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

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脩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國史失于考覈遂成祀典百世之誤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成元帥宋貴李兆先等皆死

高陽侯韓成之死于鄱陽也定遠黃金著開國功臣錄以爲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沉史家競傳之比于紀信之誑楚而實錄紀此戰則云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國史故多諱辭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沒而不書難乎其爲實錄矣豐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國勝神道碑紀其事最詳蓋當御舟膠淺張定邊奮前直犯之時事勢惶急成與國勝兆

先等方左右格鬪及定邊中矢援舟驟進御舟以水湧得脫而成等反遶出敵艦之後援絕而死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定邊之勢已燔御舟之厄已脫矣寧有代死誑漢之事耶且康山之役與滎陽不同羽圍滎陽又漢軍乏食漢祖計無所出故紀信畫誑楚之策遂得以乘閒遁去康山之戰兩軍相持雌雄未決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脅亂軍心盡解我將何以自固決機于兩陣之間我知其不出于此矣錄又言 上念成効死祀諸臣于

康山以成爲首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張志雄之次大明會典載饒州忠臣廟在康郎山祀樞密同知丁普郎張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實未嘗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黃金之徒並爲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 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戶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蓋南昌廟以梁國爲首康山廟以濟陽爲首其位次甚

明俗說流傳既久好事者遂造爲首祀之言以實之久而集有知其非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豈不信哉此邦有許生重熙好譚國朝典故嘗爲余言韓成誑漢事誣也余因許生言爲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學士張元禎撰重修康山廟記猶以丁普郎爲首正德中御史唐龍刻羣忠錄於江西成遂儼然首列而濟陽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據此爲差次則舛誤甚矣有識者宜釐正之

友諒驍將張定邊欲犯上舟舟適膠淺遇春

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進水湧上舟遂脫遇春舟亦膠淺上麾兵救之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

鄱陽之戰開平射中張定邊脫御舟于險其功最鉅實錄紀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其繫日亦同宋文憲開平神道碑但記射中定邊而膠沙脫險則書於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餘矣鄱陽之役兩軍相持我軍殊死力戰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則彼以戰敗突歸而我爲邊擊之

師其大勢非前日比矣御舟膠淺及開平力戰之事其當在戊子無疑也又宋文憲張中小傳云巳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嘗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按巳丑之戰六舟深入疑陷沒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也實錄不載開平神道碑亦但記膠沙脫險而不及深入陷沒之事知鐵冠傳誤也宋文憲記事最爲詳覈且開平碑鐵冠傳共記一事出一人

之手而彼此錯互史家記載之難如此

郭英以謹重見信從攻陳友諒于鄱陽有功

鄭曉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傳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鼓動聽聞已乃疏乞祀英于廟庶按實錄上聞張鐵冠言友諒死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以視其死生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當是時友諒之死我軍尚未知旣死而降卒始來

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楊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孫珰之請据其家傳次第之蓋友諒既斃軍中流傳或言此出矢於某某郭氏家傳亦不過載此疑似之詞以誇示後世而勛遂張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啓之也英既有此大勳聖祖又親問之乃三年論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雲南之後有是理耶劉三吾撰陝國公神道碑

云彭蠡之戰戒嚴所部人百其勇友諒計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陝國之事參互觀之則集矢之勳其不出于營國亦曉然矣又按俞本記事錄云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從船而白船已至箭鏡交發友諒左太陽中箭須臾陳氏卒泫水報曰友諒死矣上大悅諭衆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于赤壁走曹瞞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以勞汝等俞本以騎士從征其記錄最確以此益知文敏豐碑之文出于傳會不足信也

按郭勛以貴倖欲驟進其祖配享一時諸臣嚴詞駁正可謂能舉其職矣諸疏援据雖詳亦多未覈至以永樂閒之不得與享爲言則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廟則有愧矣豈不得進于雞鳴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溝河之役會親逆成祖顏行身死之日贈卹有加已爲厚幸矣又敢望廟食乎以此爲言宜勛之不心服也然則如之何曰罷太廟之脩享而入祀於雞鳴之兩序斯當矣

甲五月置禮賢館

按劉辰國初事蹟如憲奏朱文忠在金華用諸儒干預公事上提禕等至京誅屠性孫履而禕及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此事實錄及行狀俱不載以家傳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則劉辰所記發充書寫之日也發書寫未幾卽有儒臺之授又與許元王天錫俱入禮賢館劉辰所記蓋不謬也而國史以爲用文忠之薦入禮賢館蓋文忠沒後家傳特美其詞而國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湯和破士誠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

記楊山之戰有二以爲癸卯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書左丞者碑及本傳也以爲甲辰三月擊敗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者實錄也癸卯則云逐其將莫將軍獲甲首五百級甲辰則云擒劉文學等四十九人風船六艘功次各異豈兩戰而各記之耶抑一戰而互記之耶實錄與本傳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諭德誥曰出迎敵陣奪姑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請陽羨之區十載任于左轄陞以辨章則辨章之陞以楊山之勝明矣碑及

本傳又以爲甲辰年會開平救長興超遷辨章此又與實錄之異也按開平救長興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開平征武昌下廬州卽會寧河討江西長興之役豈有分身行間和與會師合戰耶斷以實錄所載會長興侯夾擊爲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當在楊山之役不在長興一從實錄而碑與本傳削之可也甲辰冬追封胡大海爲越國公

胡大海歿之明年癸卯立廟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國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廟

碑碑用龍鳳紀年蓋甲辰歲 太祖爲吳王
時作也首稱 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其
爲尊稱我 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從王
破宣城所謂王者指吳王也所從之王卽我
太祖也不稱帝不稱上而稱王紀實之詞
也此後則皆改而稱上矣當是時我 太祖
雖專征四方然猶用龍鳳名號承制封拜甲
辰之追封越國用龍鳳之制也碑所載上聞
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贈者聖旨耶今昔
耶抑後事而追記之非當時本稱耶今皆不
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云
云則洪武改元革除龍鳳之後史家追改之
斷非舊文無可疑者家有舊版遜志齋文集
摩娑此一行楮墨模糊剝剝之痕跡宛然二
百年來改竄之遺跡猶可想見嗚呼隱桓之
閒秦楚之際若存若亡可爲歎息者多矣姑
識之以質于好學深思者

師 洪武元年五月湯和師克延平執陳友定送京

方孝孺撰東甌神道碑云師至延平主帥陳

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
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按實錄友定誓衆死守見勢窮蹙于省堂按
劔仰藥飲之賴正孫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復
甦械繫送京師不屈斬之碑乃云令其副出
降觀望持兩端誣矣賴正孫之降在友定仰
藥之後安得謂友定使之實錄湯和本傳削
去此數語亦以其非信史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三

太祖實錄辨證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黃金諸書皆稱安追封姑孰郡公攷實錄本傳但追封其祖父父爲姑孰公祖母母爲夫人此安爲江西叅政時事安固未嘗贈公也安本集載誥詞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繼妻陳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誥文安之署銜則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贈劉基祖父

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時官御史中丞蓋國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書省左丞楊暉伏誅

按實錄楊憲嗾侍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於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令羣臣按問伏誅然則劾奏楊憲者劉基也而開國功臣錄則以爲李善長按劉辰國初事蹟云楊憲爲御史中丞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

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奸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又云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善長雖無宰相材與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少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旣爲君善長當爲相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按國初太祖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

怕則憲等氣燄可知憲等數言善長無相材
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
陷廣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長非欲援
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凌說之彈善
長爲善長解於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
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奸狀之
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
而伏誅故知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者善長
也非誠意也此國史之誤當以國初事蹟正
之善長與惟庸結黨相比蓋已有年庚午之
禍肇於此矣

洪武三年詔天寧寺禪僧祖闡凡官教僧克勤
護送日本僧祖來還國

宋文憲送無逸勤公序與實錄記僧祖闡克
勤奉使日本事互相發明序云日本疑祖來
乞師中國欲拘奪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
祖來爲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
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
又云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
逸再三以死爭之日本旣以祖來疑中國其

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卽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上端門備陳其故闡亦附奏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覩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纜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 上顧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諭其父華毅使冠巾出仕則日本之於闡勤以拘留始以慙服終盡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攘趙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

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 高皇帝手詔諭山

西布政司華克勤見 御製文集皇明馭倭錄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誤也實錄主存大體故紀載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 高皇帝御製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牴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 聖祖遣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曆初虜王求僧及經江陵命宣大巡撫勿拒且云經必有 高皇御製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 聖祖之微權者

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爲東勝侯

按黃金開國功臣錄興祖以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與誥券今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於蜀命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實錄於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紀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興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顯爲永城侯謫居海南亦不記興祖封侯不與券之事但於四年十二月賞平蜀功之後記追封興祖爲東勝侯

及載其誥文而已本傳記追封興祖與實錄同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侯出於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錄爲誣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况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廝殺

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却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廝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於顯也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誥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

枉矣然則以鐵券覈之三年封侯當爲二十九人并永城爲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竝封而同貶不當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詔書可以考証不然未有不据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又可以證實錄之闕

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錄爲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史家因之無異詞矣劉辰國初事蹟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据洪武十年聖祖戒諭勳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爲不誣於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爲有隱矣余偶讀通鑑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寧憲王奉勅編定旣成表上之鏤版內府其書實我聖祖所注意者然後知永忠之被誅雖爲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兒之故也滁陽卽世上方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開省稱王承制行事十餘年不改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聖祖何嫌於奉龍鳳哉安慶之圍聖祖拒劉基之諫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

太命既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爲聖公既死
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
稅以終其身 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而必欲
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一
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
窺瞰上意可謂果於誣上而巧於要君矣
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
以不義賜死 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
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於地下而已豈
不愚而可憐哉然則 聖祖之誅永忠也何

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
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殺其罪以
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
錄其後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
聖祖之於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歟
于國史則諱之于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
國史之諱之爲一時也博論之彰之爲萬世
也曰沉韓林兒於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爲不
義後賜死於林兒則書其名於大明則紀其
號於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

而該其義博而嚴愚以爲此非寧憲王之書法而聖祖之書法也博論之修其卽我聖祖之作春秋也歟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爲而豈聖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復永城侯薛顯所食祿

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錄載之甚明王世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誤也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

千石蓋謂唐勝宗等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在此例也顯坐胡黨見於庚午詔書及實錄本傳甚明而表以爲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据鑿空杜撰聾瞽後世以爲無從駁正而姑妄爲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禎卒

靖海之功不減於江陰其歿也恩禮備至而實錄不爲立傳僅附數語於江陰之後而已今攷庚午詔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

闕傳豈爲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詔書所列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 聖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詔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詔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襲侯者靖海也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皆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緣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

降指揮者宣德也所謂爲胡陳所誘朝廷於禮無欠者也詳 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涉於疑似一則近於脇從於罪爲稍輕故其子孫幸免參夷得及寬政若滎陽汝南永嘉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雖欲爲愍隸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

彬不知其所終考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考庚午詔書及奸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

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
胡黨 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
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
在十三年故傅會以爲 上曲宥之不知彬
等黨事皆發於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於
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
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於郢書燕說
而大書特書標於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繆
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書右丞汪廣洋貶海南

縊卒

廢丞相汪廣洋勅見 高皇帝御製文集實
錄所載與御製文集同但稍文其辭耳勅云
遣人追斬其首特賜勅以刑之而實錄云廣
洋得書慚懼遂自縊卒又云坐事貶海南死
於道乃知凡實錄所書自經賜死皆史臣有
隱之詞非事實也實錄廣洋本傳云至是御
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
知狀 上問廣洋云云廣洋貶死在十二年
之十二月蓋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

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据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爲逆而 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爲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

自洪武八年以後惟庸與諸公侯約日爲變殆無虛月或候 上早朝則惟庸入內諸公

侯各守四門或候 上臨幸則惟庸扈從諸公侯分守信地皆聽候惟庸調遣期約舉事其間或以 車駕不出而罷或以宿衛嚴密不能舉事而罷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約令再舉見於姦黨三錄者五年之中期會者無慮二百餘噫亦危矣諸公侯多嘆喑宿將惟庸輩亦文法老吏一旦舉事如中風狂走朝堂攘臂而大言道塗連袂而抗議島夷草地交關密約流傭廝養參預秘計夜集曉散會比期門被挽此推號同邪許此豈非天厭其惡

神奪其鑿乘輿無觸瑟之驚廟門鮮袷服之
恐使之貫盈敗露自取滅亡也哉如其不然
則爰書具在豈無傳致一時反狀已明抑或
傳疑百世後之君子摩挲簡牘必有俛仰心
悸徬徨涕流者矣爲撮其要辭臚列如左
嘉靖中贈故大監雲奇爲司禮太監以其守
西華門發胡惟庸謀逆也南京城西華門內
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薨棟具
在曰舊丞相府卽胡惟庸故第前有智井卽
所謂醴泉出邀 上臨幸伏甲謀不軌者也

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
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
立碑王世貞舊丞相府志据國史以駁之其
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
有以覈其實也余考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
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
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
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
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嘗與丞相往來飲
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

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攷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世貞云 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爲中書省後爲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 上入金陵居富民王綵帛家七月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庳隘 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新

宮於鍾山陽茂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 中元爲南臺地本朝旣取建康首宮於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爲舊內然則舊內則元御史臺也世貞謂上爲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當各有堂閣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爲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卽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而又云 上下金陵卽有此省府及

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改卜大內居都城
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傍
夫 上爲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
既卽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
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
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
門外御街之西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 上
詔禮曹繪圖鑿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
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
卽此地否耶俟詳考之

物類彙編卷一百一十二

政齊集百一

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四

太祖實錄辨證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
寧謀反詞連李善長等賜惟庸寧死善長勿問
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長大逆罪狀廷訊
得實善長遂自經賜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十三年正月涂節告胡惟庸陳
寧等謀反事連李善長及吉安侯陸亨等
上命羣臣更訊得實賜惟庸寧死羣臣又請
誅善長仲亨等 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

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至二十三年五月有
告元臣封績爲惟庸通朔漠訊得反狀及善
長私書刑官請逮善長詔勿問會善長家奴
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交通狀上
命廷訊得實召善長詣奉天門撫遣歸第善
長遂自經此國史所紀善長得罪之始末也
嘗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
於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劾奏請誅其義甚
正而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
衰有是理乎縱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

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贛勇武夫置之
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獨無纖芥之疑
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
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侯誰非豐
沛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涂
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讞始
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
前之更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
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劾奏者攘臂於先而
舉首者接踵於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於

斯獄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攷之庚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辭臚列備載乃知惟庸之謀逆發於十三年善長弟姪之從逆發於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國史所記其失實於是乎不可掩矣 上手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云十三年奸黨事發僥倖不會發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嚮糖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置不會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

三年以前未嘗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於紀載若此窺其大指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榆颺 高皇帝之深

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繆哉國初昭示奸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命刑部條列亂臣情辭榜示天下至今藏貯內閣余得以次第考

之而釐正如左

一實錄刑官請逮善長詔弗問下善長從子佑伸於獄廷訊得實上召善長於右順門撫慰遣歸善長乃自殺是善長始終未嘗下獄也按太祖手詔云勅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令九衙門共審發覺知情緣繇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辭而次及存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卽訊則法司何所援據而有一名

李善長之招乎又按營陽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拏下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皇明本記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爲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於獄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師羣臣不可佑卽惟庸之壻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

存義與伸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
刑部但列存義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
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王世
貞撰韓公傳於十三年書云遂止誅存義并
赦佑尤爲失實無据

一實錄惟庸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善長之弟
存義佑之父也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善長
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
而去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事成當
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本文吏用計深巧雖

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
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計
乃歎息起曰吾老矣繇爾等所爲存義還告
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
長東面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
見頷首而已按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
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
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
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
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旣此所以肆謀奸

究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答應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謀欲善長爲已用兄弟子姪賓客朋舊下及僮僕厮養舉皆入其彀中善長昏姻誼重家門慮深目瞪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釀身後之禍而况可責之於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爲不幸哉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不過曰平昔以吏心自處默然不答以致胡陳知其意所措者善長與存義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一切招辭牽連錯互雖臚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詔皆不及焉蓋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爲允也嗚呼亦可哀矣哉

一國史序善長與惟庸謀反情事皆援摺當時獄辭第按昭示姦黨錄條列善長諸招則亦有未盡核者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

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其舊人楊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善長猶趑趄未許卽國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不爲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卽歎息而起遂自往面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豈可以爲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摺善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摺火者不花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卽去正 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遙見頷首國史敘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於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閒也

一實錄善長家奴盧仲謙等發善長與惟庸往來狀惟庸爲寧國知縣善長薦爲太常少卿惟庸以黃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欲謀反善長陰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惟庸惟庸

皆厚與金帛以古劍謝善長且言此回回國所獻者又以玉酒壺玉刻龍盞蟠桃玉盃奉善長按照昭示姦黨錄所載招辭有云龍鳳年閒舉薦惟庸爲太常司丞以銀一千兩金三百兩爲謝者此太師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八年太師在鳳陽蓋宮殿三月閒胡丞相來點鳳陽城池丞相解劍贈太師云是回國所出名木樺花并鐵劍不問甚麼甲層層透十三年六月太師命不花碎此劍亦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三舍以千金寶劍送太師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擡木匣一箇有小玉壺瓶一箇玉盤盞二副玉龍頭大盞一箇玉馬盃一箇玉盤一箇桃樣玉盞二箇擺起來恰好一卓子太師朝回逐件看過喜歡收了至第二日太師朝回往謝酒閒丞相說玉器不打緊我明日淮西地面蓋起王府撥五十家行院與你做家樂那時纔是富貴十三年胡黨事發太師令脫脫火者將玉器并劍打碎擲在河裏此火者來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閒太師早朝

回喚家人盧仲謙及儀仗戶陳進興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賞鈔七十貫至晚太師又說胡丞相要幾箇人用你們去根他重賞賜你卽令金火者引仲謙等去細柳坊門首李四官人引見丞相丞相每人與銀十兩又說你每是太師家裏有用的人嘗根我做貼身伴當扶助我成得事業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謙等喜允一向跟隨本官出入時嘗與李太師家商量事務十三年胡黨事發仲謙與陳仲良逃回太師家躲避此盧仲謙等之招也實錄所載獄辭大抵援据各招約略相合第据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儀仗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游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嘗去胡

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箇大公
侯同謀如此則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
謀使之也乃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
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
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
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
事務善長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謬如病易
喪心者所爲豈仲謙等諸招與夫雜出於家
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
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觀

望曲自抵諱冀上憐而貰之然以太祖之
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据其抵譎之辭
以播告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
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爲正如國史据拾仲
謙諸招以傳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
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袂適其罅漏爲善
長訟寃者矣姑書之以俟後世焉

一實錄胡惟庸謀亂密遣元臣封績使於元
主惟庸誅績懼不敢歸藍玉於捕魚海獲績
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獄訊得

反狀及善長私書庚午詔書謂耿忠於琥在
寧夏時聽胡陳分付送封績往草地通信後
破胡營獲封績二人反情繇是發覺初不及
善長私書及匿不以聞事也以昭示姦黨錄
攷之則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長於京民合遷
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
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見其深奸提伊親弟姪
令九衙門共審供發知情緣繇善長自招云
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
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繇蒙

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
事繇丁斌發覺明矣按丁斌者揚州高郵人
西安護衛百戶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
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門下參預謀
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
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歿於西安斌與
祥之子周昇食貧無以爲生因太師從子神
舍吉安侯妻舅石敏與其壻黃質引見丞相
丞相訊知祥已死爲之歎惜遂命昇襲職除
杭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

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
軒閑坐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
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汝姪神舍尚未
娶吾爲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
命神舍拜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者
李存賢之次弟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
斌自此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
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
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往
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爲事處決

斌復來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
未果爲法司逮問此丁斌招辭之大略也
此觀之則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發覺
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爲
封績手書之故明矣國史於善長一獄不勝
舛誤卽所記臺臣前後論劾稟如秋霜要亦
史臣以已意文致其詞未必當時白簡果如
此也封績爰書詳具於後其詞亦未嘗連善
長

一封績招云績係常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

童大軍破常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厮拾柴使喚及長有千戶見績聰明招爲女婿後與妻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住坐因見胡陳擅權實封言其非爲時中書省凡有實封到京必先開視其有言及已非者卽匿不發仍誣罪其人胡丞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已匿不以聞詐傳 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鞠問坐死胡丞相著人問說你今當死若去北邊走一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遞往寧夏耿指揮居指 裨於指揮王指揮等處耿指

揮差千戶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達達人愛族保哥等就與馬騎引至火林見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兒子莊家送至哈刺章蠻子處將胡丞相消息備細說與著發兵擾邊我奏了將京城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事按封績招詞甚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大逆不道第一公案 聖祖不以列手詔刑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何所援

摺哉以 聖祖所條示爲案而力刊實錄之
誤可也實錄又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
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戍於邊故惟
庸等遺書遣之按績本武進人而曰河南童
稚被擄身爲廝養而曰元臣來歸且所記遣
戍遺書之故與績招無一語相合者國史之
不足徵一至於此

一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
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善
長招云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姐姐給親及
將親眷丁斌妾奏實錄云京民通惟庸作亂
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贓奏請數給其親
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爲逆僂其半遷其半於
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長二姐家
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
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
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爲是因詔書
出自 聖製文義奧古故實錄誤解耳又如
詔書云陸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麥藏草間朕
呼之曰來蓋以罪狀仲亨著明其負恩忘舊

而實錄援引以爲 上對羣臣曲赦仲亨之語則不啻背馳矣國史之多誤如此

一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聽得

李六十即李仁和太師說我有得多少人和湯

大夫處借些人太師自去請湯大夫前廳飲

酒太師說你的軍借三百名與我打柴湯大

夫說 上位的軍不是我的軍我如何敢借

與你酒散太師對李六十說 上位氣數大

便借得軍也無軍器且慢慢理會此招與實錄相合

一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師

爲救儀仗戶事 上位惱李太師事 本

承門橫下拏去祭院衙門丞相奉吉衣歸

舞兒三箇在前廳哭發狠我做著一大太

女拏便拏當月第三日丞相來望太師說

來發落你 上位怎麼肯饒你

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師欲差

在北平點樹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官 來

說 聖旨教你回鳳陽住太師抱怨說 與

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 頭

來往走若是這等事業也不久遠八年二月

欽取太師回京不數日太師往告訴胡丞相

上位如今罰我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

大師管田戶潘銘招云太師於洪武八年鳳

陽蓋造宮殿差往興原轉運茶與陳公曰說

許大年紀教我運茶想只是罰我九年一月

回家對胡丞相言自紀教我起過道

去想天下

長率上... 上... 買... 家... 太

師對延安侯說我為蓋鳳陽府宮殿不好

上位好生怪我教我無處安身吉安侯說我

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

儀仗戶聞保兒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對太師

說 上位這幾日有些惱為鳳陽蓋宮殿不

如法太師說這等教我怎麼好丞相說太師

我這等事也覷的小可 以上諸招皆善長

平日怨望 聖祖之事國史所不載者

一太師火者來興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

相教人送一櫃鈔與太師丞相云我擡這鈔

不是與別人你收拾些好伴當與我太師說
我與你這伴當不要與人知道當日太師撥
伴當陳進興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
相云你嘗嘗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
日下手與盧仲謙招同九年六月收拾伴當
約至十二年二月舉惠河期言之景

此若

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相太師我知你說的
話如今怎的太師說知道了明日有淮安

侯管各門約四月十二日點定人馬下手

見淮

安事巾時華雲龍在此至所約者小淮安侯
華中也恐無掌管各門之事

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問梳頭待詔許
貴我要使你和太師老官人說些話你敢說
麼許貴說我敢說丞相說我要和太師商量
大逆的勾當豈有大逆勾當使梳頭待詔傳
說之理似未可信

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師
家拜年節丞相說天下的事都在我手裏掌
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爺兒從不從太師說看
丞相幾時下手我每爺兒也從九年十月丞
相約太師二十日下手你著兩箇兒子四官
人六官人爺兒各自領人

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對太師說如今事都成了有李四還在江那邊取他爺兒五箇回來交付人與他領太師即便使人取回

李四與丞相結姻在洪武九年豈有八年八月先取回領軍之理

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師伴當陳千戶斫了胡丞相淮西墳上樹上位宣太師來問腦擘太師赤脚走一遭太師歸家說我跟了上位許多年聽胡丞相說便這等擘我李四說却又我說不差你聽我說從了他那裏有這等事太師點頭

此亦在李四與惟庸未結

姻之時恐未足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回家說今日早我父親和太師延安吉安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裏喫酒商量要反范氏道可是真箇你嚇殺我李佑回說是真了

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說我早起和汪丞相太師哥在胡丞相家板房喫酒商量謀反我也隨了他范氏罵李四你發風你怎麼隨他李四說我哥哥隨了我怎麼不從他

善長既與

惟庸再三面議反事何以至十二年猶狐疑未決耶 已上諸招皆所

謂雜出於家奴婦女之口雖經刑部條示而
詔書皆未之及者也三錄所載未可更僕數
姑存其梗槩

一太師儀仗戶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
月初五日太師坐前廳叫火者家人小厮都
來聽我發放已前事務不成了你每大小休
要出去唱言如今暗行人多我好時小厮每
都好不好時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謹休
要說閑話小厮每都起去

盧仲謙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謙到定遠看
太師新蓋房子仲謙跪說別公侯家都蓋得
整齊大人如何不教蓋得氣象著太師說房
子雖蓋得好知他可住得久遠仲謙說大人
有甚麼事太師說你不見胡黨事至今不得
靜辦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無心腸去整
理仲謙回說好歹不妨

儀仗戶孫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孫本去定遠
縣見太師房屋不整齊太師說李四見在崇
明胡黨不息不知我如何孫本說有甚麼事
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師在家飲

酒六官人和太師說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
怕久後牽連我一家李二官人說父親做太
師哥哥做駙馬料著我家無這等事

儀仗戶趙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師請延
安侯飲酒延安侯說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

上位樞前小心行走太師說我每都要小
心若惱著 上位時又尋起胡黨事來怕連
累別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師說 上位尋
胡黨又緊了怎麼好吉安侯說 上位不尋
著我且繇他

十四年正月平涼侯請太師飲酒平涼侯說
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 上位尋起
來性命都罷了太師說早是也不來尋我平
涼侯說若不尋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頭
罷了 已上諸招皆胡黨發後善長惶恐懼
禍之事觀其告戒同黨曉諭僮奴屏足掩耳
惴惴如不終日至於鳳陽第宅不事修葺且
有知他可住得久遠之語且悔且懼其於善
長情事可謂逼真矣他招謂善長欲爲惟庸
報讎或云十六年謀之濟寧或云十八年謀

之平涼又謀之平涼侯男或云十九年謀之
吉安營陽或云二十一年謀之延安善長老
吏負罪而心悸惟恐人知其影響尚敢攘臂
怒目切切然謀爲人報必不可報之讎也哉
爰書所列此其最爲失真者斷而削之可也
一祝允明九朝野記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
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
情詞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
志錄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
次第又異於前鄭曉異姓諸侯傳序云洪武
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與前
稍異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云云二十
三年五月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條示
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按庚午詔書載於
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作異
姓諸侯傳多援據此詔第未見全文槩有舛
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
清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卽定於肅清逆
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爲十七
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涼國在二十一年十

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舳
艦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涼以二十
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黃
金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勳臣五十
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
之五月正善長等參夷之日其榜列勳臣所
謂刑人於市與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
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
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
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賣陣我兄弟又有大罪

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招則肅
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
昭示姦黨諸錄則又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
也此詔實錄失載幾於湮沒今幸藏弄內閣
開國勳臣之事其強半猶可考見孔子二代
之傷公羊三世之論君子不能不爲之慨歎
云

一善長子祺尚 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
功臣錄云永樂元年卒於江浦史翼云洪武
中以善長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

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壻祺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巳巳開國功臣錄諸書皆繆也大明主壻永樂間編纂 仁祖 太祖及親王主壻譜牒其可徵信無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示奸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穎之招云洪武十六年穎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往則知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 太祖入義滅親豈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祺之得前死爲幸而韓公之後其得存者必鮮矣哀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四

牧齋集一百四

二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五

太祖實錄辨證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實錄記亮祖之歿以爲病卒而高皇帝壙志則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壙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與亮祖在鎮不法爲道同所論列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

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傳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槩從諱詞何哉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爲臨川侯

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於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据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爲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繆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又按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今竝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

按遇春與陸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
指揮發山西捕四達子此洪武八九年閒事
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實錄略
載仲亨事而不及勝宗遇春獨于十三年七
月書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而不詳其謫降
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涼州書指揮鄭遇
春擊却之六年書滎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
而十年書指揮者蓋遇春奪爵之後降爲指
揮守涼州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
責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遇
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
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
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
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略而書于十年十三
年者爲贅誤耶開國功臣錄亦記十三年復
封與實錄合鄭曉異姓諸侯傳則云坐累奪
爵逾年復侯鄭所据者蓋庚午詔書也

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
實錄不載敬所終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
妻舅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顧敬時嘗到

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時歿時黨事未發故身得贈諡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妄矣然庚午詔書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不與逆而其子自爲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以著其爲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真不減于春秋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國公李文忠薨按曹國之薨太祖痛悼輟朝恩卹備至而王世貞史乘考誤載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又勸上裁省內臣上大怒盡殺其門客文忠驚悸暴卒

上殺諸醫及侍者百人。世貞初疑其誣，後以十九年景隆襲爵誥文考之，而知野史之言有自來也。誥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爾其鑒前人之失，保爾富貴。太祖之叮嚀告誡，不釋然於曹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曰：身不免而自終，其與夫獲考令終者，則有間矣。俞本記事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略同。胡惟庸之

毒誠意也。奉 上命挾囚而往，淮安之侍藥豈亦傳 上命耶？惟庸之於誠意，淮安之於曹國，與夫德慶之於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嗚呼！親則甥舅，功則元勳，歿享大丞，生傳帶礪五刑，無隱誰薄。衛醫之鳩萬歲為期，如賜漢儀之酒，若乃中山馬肝之謗，開平杜郵之疑，汲冢之科斗，與孔壁而竝傳，隱桓之異辭，徵寶書而莫辨，悠悠百世，可為隕涕者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進封征南功臣傅友德等

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
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
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副總兵永昌侯藍
王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爲有功身
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
五百石仍各賜鐵券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
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
侯之子傑宣國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

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
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
實錄紀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
自當與十二侯竝論考襲封底簿自明

洪武二十年靖寧侯葉昇進討東川諸蠻平之
黃金開國功臣錄載梁國公胡顯以洪武二
十一年討東川功得封顯昭敬皇妃之父也
顯之姓氏始終不見於實錄考實錄二十一
年討東川者靖寧景川也二十二年討九溪
者靖寧東川普定也靖寧獨得賊首頒賞最

厚不聞援信國賴國之例自徹侯進封而從
征之胡顯以椒房故獵封大國 聖祖慎卹
名器豈宜有此且國封大事國史雖多脫略
寧有沒而不書之理耶二十三年五月詔書
自三年大封以後條例封公侯者凡五十七
人獨不及顯洪武末年封爵詔書不載者惟
未定越雋二侯皆二十三年五月以後封者
也顯果以二十二年七月封何不在建功一
十五人之列耶顯之不封此其明證也王世
貞云摺兵部黃及胡氏親供甚明余考吏部

公侯伯襲封底簿皆摺 兵部貼黃絕無梁國
襲封始末王氏又何從見之斯亦妄矣又按
楚昭王行實云王生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都
指揮同知胡顯之女昭王行實爲王孫季規
所編載充妃爲顯之女而開國功臣錄謂充
妃爲泉之妹顯之姑則紕繆甚矣行實稱顯
止云都指揮同知則其未嘗開國封又明矣
行實載昭王事蹟甚詳若有入奏召還胡顯
之事安得不備載耶其爲傳會無疑也余故
摺楚昭王行實合之國史詔書徑削去之恐

後人尚承其譌故存其辨于靖寧之後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昇襲封開國公

按實錄昇自二十一年襲封同諸功臣屢出
練兵自二十六年二月陝西召還之後遂無
聞焉公侯伯襲封底簿載茂有弟嘗昇昇生
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
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
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
事皆爲昇立傳參列于魏曹二國之間今以
逆臣錄攷之則昇爲藍王之甥初與通謀王

既伏誅又于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
臚列而得免于聖祖之刑僂有是理乎然
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
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
于雲南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
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
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貫之乎抑亦既釋
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貫其罪則昇既得釋矣
不應又放其子于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
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于臨安不應兩年之